



通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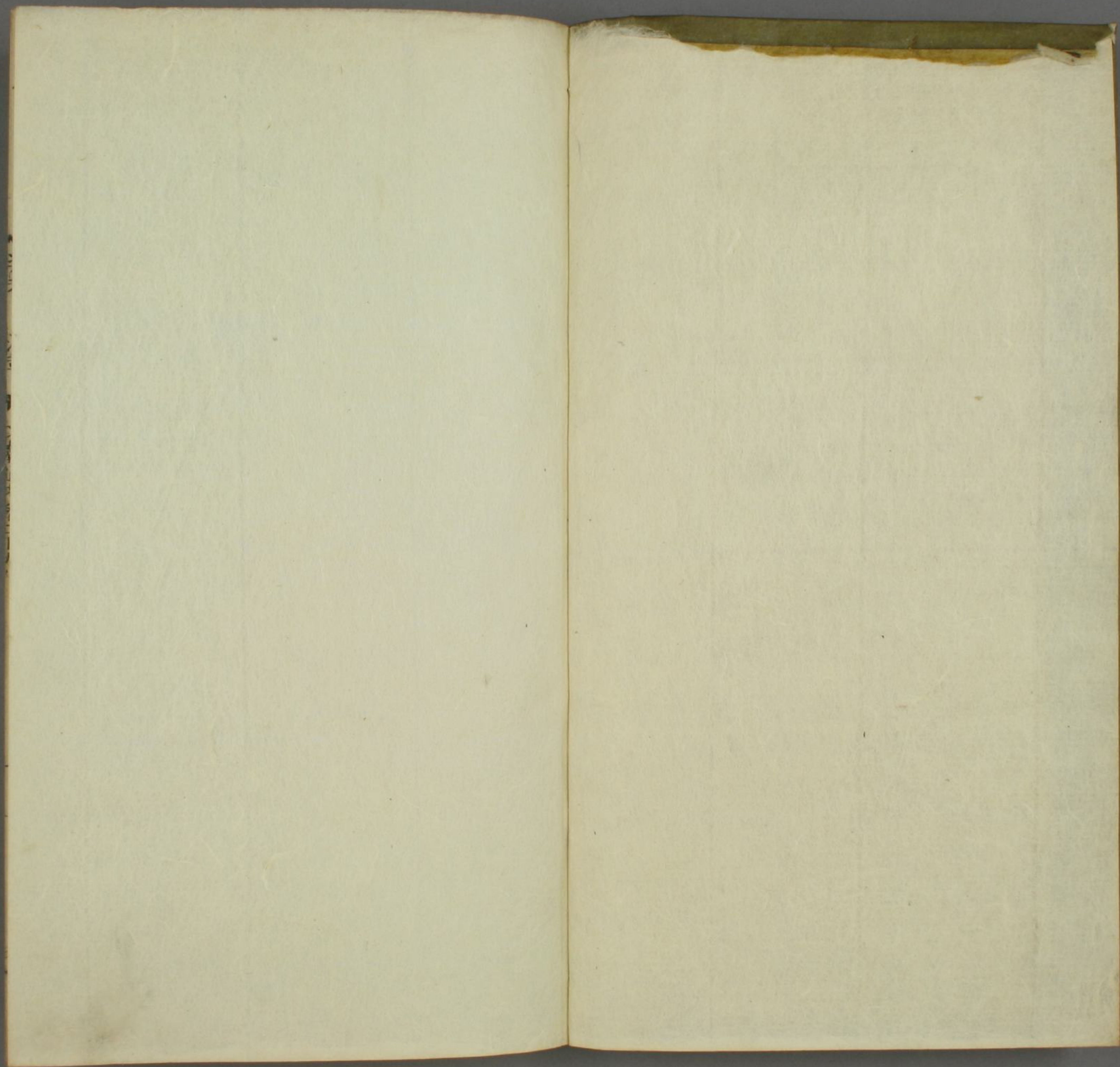
自百二十八至百三十三

二十四

412  
100  
24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八

宋鄱陽馬

端臨

書

明蘄陽馮天馭

應

樂考 歷代沿革

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

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

見帝系譜及孝經緯又按隋樂志云伏羲有約同之詠伊者有葦籥之音  
葛天八闋神農五絃黃帝作咸池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施言其包容浸潤周禮曰大咸也又云池

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

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得坐忘之謂也北門成人姓名也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

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大清由此觀知之夫至樂者非音

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

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徵之如字古本多作徵大

樂考

沿革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八

一

一

黃璞





泰音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充其聲自然呂律以滿天地之間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因其所以動而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運轉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也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初問無窮之變不能待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所謂用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塗卻守神塞其兌也御去逆反以物為量大制不割其聲揮綽所謂其名高明則高明也是故鬼神守其幽離其所日月星辰行其紀其度吾止之物有窮常在極上注也流之於無止隨變而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使化去倘然立於四虛之道弘敞無偏之謂倘倚於槁梧而吟無所復

梧於綺反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言物之知力各有所齊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故怠夫形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意既生而混然無係隨叢林樂而無形至樂者適而已適在林中布揮而不曳廣雅云振也幽昏而無聲所謂動於無方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隨物世疑之稽於聖人明聖人應非世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故有情莫不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無言而心說不在言也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此之無樂之樂樂之至也焱必遙樂也者始於

與考  
古卷  
黃英







也鼓雖不植貫而也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樂

也烈祖湯有功德之祖也假大也箋云奏鼓奏堂下之樂也假

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鼓鼓淵淵嘒嘒管聲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磬王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磬皆和平不相奪倫又於赫湯孫

穆穆厥聲庸鼓有鞀萬舞有奕言盛矣湯為天子孫也大鐘曰

迺作淫聲書曰作奇伎淫巧以悅婦人言紂廢至尊之敬管甲

周武王作大武武以武功

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美善解見上舜紹堯致治武王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

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眾也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

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

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言武之事無生也致謂膝至

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言武或謂其義為貪商子曰若

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

則武王之志荒矣言武或謂其義為貪商子曰若

曰唯丘也聞諸長弘亦若吾子之言也長弘周大夫

欲舞之前有此歌噴淫液之歌者象武王伐紂恐諸侯不

至不逮其戰事故歌聲吟咏而歌美此谷是也初舞之時

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舞初則然故云已蚤及時事也言

武王及時代紂戰事也故發揚象戰此非谷也知非者下

云發揚踊厲是太公之志故知此谷非也致仰之何故也

問武人何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之何故也

相



對曰非武生也言致右軒左非是武人之坐言以舞法無生也答此亦非知非者以下云武亂皆坐周召之治是武法有坐也非武音也謂非是武樂之音言武王應天順人不得已而伐之何容有會商之聲故言非武音此答是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義已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遲之遲謂久立於綴○疏曰賀而久已

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治周召之治也

成謂已成之事總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發揚蹈厲所以象威武時也武舞象戰聞也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

右六成復綴以崇成猶春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始奏奏象克殷有餘力而支也四奏象南方荆蠻之國侵時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正義曰成謂曲之終成每一曲終成而更奏故云成猶奏也云復綴反位止也音謂最在南第一位初舞之時從此位入北至六成還反北位鄭註以充武樂者古謂充備言六奏其曲

則舞樂克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夾振之者備者也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為節也駟當為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收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四伐五伐乃分夾而進事蚤濟也分猶部曲也事猶為也濟止齊焉

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早成也又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象武王伐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欲語以作武樂之意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

政庶士陪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

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橐然

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

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劔也

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劔也



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言武遲久為重禮樂

成王時周公作勺勺言勺先祖之道又有房中之樂以歌后妃

之德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中猶忠和剛柔適也祗敬也庸有常

也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讀作對曰言容述曰語

以樂舞教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舞雲門大卷大咸

大韶大夏大護大武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人共財言其德如雲

之所出人也卷音其爰反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武大合樂以致鬼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六律合陽聲者六呂合陰聲者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轉而相生黃鐘為首律長九寸各因而三之上者三分益一分下生者三分

分去一分為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者考索聲而量之度律均鐘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鐘之均也大合樂者謂備

地祇物牲動物羽籥之屬虞書云夔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

宗廟九奏而應之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分謂各用

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以黃鐘之鐘大呂之聲為

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孝經說曰王者

祭天於南郊乃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大簇陽聲第

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

望始洗陽聲第三者南呂為之合四望五岳四鎮四乃奏蕤賓

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合函鐘亦名林鐘函鐘為之乃奏夷

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夷則陽聲次五小呂一名中呂先

稷是周之先母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而姜乃奏無射歌夾鐘

無所配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閔宮乃奏無射歌夾鐘

舞大武以享先祖鐘一名圓鐘先初謂先公先王也凡六樂者

樂考



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播之言破也凡六樂者

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

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

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

物云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太簇姑洗南方之祭則用蕤賓

賓西方之祭則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則用黃鐘為均焉每奏

有所感致和以來之凡動物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

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塔蟹走則違墳衍孔竅則小矣是

其所以舒疾之分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在天禮

運所謂四靈者麟鳳龜龍是也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

則不凡樂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

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

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鐘為宮太簇為角

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

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奏則地示皆出可得而

禮矣凡樂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路鼓路鼓

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

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

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主

太廟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於郊而祭於

此祭天國丘以魯配之圜鐘夾鐘世鐘生於周人禘而郊謂

位或曰天社在東其與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黃鐘生於氣未坤之

氣虛危為宗廟以此三者為宮用聲類求之天宮夾鐘陰聲其

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夾鐘陰聲其

也中呂上生黃鐘黃鐘下生林鐘林鐘地宮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

大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

地宮林鐘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

黃鐘下生林鐘林鐘地宮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

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

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鐘之陽

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

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鄭司農云雷鼓雷鼗皆謂

大面有革可擊者也雲和地名也雷鼓雷鼗四而路鼓路鼗二

厚生謂之春事秋傳所謂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

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叩其聲具陳不王出入則令奏王夏



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  
入牲其他皆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  
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省皆令奏鍾鼓王帥大獻則令奏愷樂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裁諸侯薨入去樂大札大凶大  
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慶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  
聲大喪位歿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十一年  
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廢矣失次孔子周流四  
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脫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  
如也繹如也以成謂告也太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  
如也繹如也以成教之翕也縱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  
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  
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相濟而後  
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官自  
官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  
成

子曰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師摯魯樂師名摯  
也亂樂之卒章也

史記曰闕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  
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也

太師摯適齊太師魯樂官之  
長摯其名也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

缺適秦亞飯以下以樂備食之官白虎通曰王者平日食書  
食補食莫凡四食諸侯三飯大夫兩飯故魯之樂官  
自亞飯以下蓋三飯鼓方叔入於河鼓擊鼓者方  
叔名河內播鼗武入

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  
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

○此記賢人之  
隱道以附前章

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

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散之四方逾

河蹈海以避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有用我期月而可

豈虛語哉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比猶  
同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

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濮水之上地  
有桑間者亡

禮記



國之音於此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沉於濮水後衛靈公將之晉舍濮水之上夜半聞鼓琴之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聽而審之至晉見平公公享之靈公曰今者聞新聲請奏之即命師涓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昔師涓所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聞之也

右周室既衰雅樂漸廢淫聲迭起夫子欲起而正之而不得其位以行其志然當時雖以優伶賤工猶有所守而不輕為流俗所移如師曠止濮上之音摯干而下至逾河蹈海以避世者必以不能諧世俗之樂故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魏文侯大夫甲萬之後借諸侯者也端玄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

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

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

此古樂之發也旅猶備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

周禮太師職曰大樂師帥合也皆也言衆待擊鼓乃作

奏鼓棟文謂鼓也武蓋金也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葦

為表裝之以棟棟一名拊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擗為相

亦樂器名也狀如漆蓋中有准。夫音扶下同廣如字舊古

曠反匏白交反笙音生簧音黃拊音撫注同德音失相

息亮反注同節拊也。以葦為之實之以糠王云哺相也。今夫

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優雜子女不

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俯猶曲

齊一也濫濫竊也溺而不止聲淫亂無一治之優彌猴也言

舞者如彌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優或為優優乃刀反彌猴

依字亦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

不同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鏘之類皆為音應律乃為

七羊反又文侯曰敢問如何欲知音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

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為

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

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

樂考 卷之百八 文獻通考卷之百八



音之謂樂當為樂不失其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類克

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

施于孫子此之謂也此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正應和曰莫

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編服曰順俾當為比聲之誤也擇

善從之曰比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於

後世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非樂也文侯曰敢

問溺音何從出也玩習之文不知所由出子夏對曰鄭音好

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

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言四國皆出此溺

燕安也春秋傳曰懷與安實敗名趨數讀為音濫濫竊姦聲也

促速聲之誤也煩勞也祭祀者不用淫樂詩云肅雍和鳴

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言古

且和故無事而不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

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誘進也

者德音之音也

六者為本以其聲質也聲謂祝也樂謂

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

廟也所以獻酬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

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官序貴賤謂尊卑鍾聲鏗鏗以立

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號號令所以

也謂氣作充滿也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

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石聲磬磬當為磬字之誤也辨謂分

聽磬口定反疆居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

之聲則思志義之臣廉廉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

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聚之意猶擊聚也會猶聚

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

帥之臣聞謹焉則人意動作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

也彼亦有所合之也以聲合成子孟子見梁惠王曰王嘗語莊







按春秋時雖伶官猶以姦聲淫樂為可耻而戰國之際則時君直以世俗之樂為可好蓋世變於是愈下矣然去之百世之後先王之鼓樂絕響而聖賢之格言猶存深思而熟翫之猶可以得其風流遺韻之髣髴也故以子夏孟子之說繼夫子論樂之後

秦始皇平天下六代廟樂唯韶武存焉二十六年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衣服同五行樂之色

二世尤以鄭衛之音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騶耳而后行遠乎二世然之

右太史公樂書所述如此如李斯進諫之言殊與其素

論相反蓋焚經滅籍者李斯之說也恣情縱欲者趙高之說也二論相須以相成而始皇之所謂貽謀二世之

所謂善繼同此一道耳斯既進邪說以媚始皇而復欲持正論以抗高猶勸人以飲而復咎其醉也豈不愚哉

漢興樂家有制氏魯人善樂事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鏗鏘金石之聲

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安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

薺肆夏也歌樂在逸詩乾豆上奏豆歌乾意備羞之屬獨上歌不以箎弦亂

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叔孫通所奏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

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姬也周姓唐山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



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帝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  
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帝崩令沛  
得以四時歌舞宗廟令歌兒習以相和嘗以百二十人為貢○  
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  
言昭容樂生於武德舞也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尊  
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氏皆  
因秦舊事焉

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箏更名曰安世樂

孝景元年詔高皇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奏文始  
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武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  
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  
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  
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示天下之

安和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采

武德以為昭德以尊太宗廟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

樂府之名始此至哀帝而罷之采詩夜誦政教得失也夜誦者其言辭或不可宣

露故於夜中詞誦也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

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

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

至明

時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

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

神祇可得而禮或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琴瑟悲帝禁不

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

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

河間獻王有雅材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



子下大樂官常存隸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當御及郊廟皆非雅聲然詩樂施於後嗣猶得有所祖述

班孟堅曰昔殷周之雅頌廼上本有娥姜原高稷始生玄王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大姁大妣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也今漢郊廟詩樂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鍾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皆以鄭聲施之於朝廷

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詔世宗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其後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  
本始四年詔樂府減樂人

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召見待詔

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調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判節度窮極窈眇

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園以槌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二人皆黃門鼓吹高於匡衡可相國也上笑

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暉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

當以爲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



大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  
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  
希闊不講師古曰講謂論習也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  
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師古曰風化也是以行之百有餘  
年德化至今未成宋景公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  
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師古曰表顯也孔子曰人  
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  
存師古曰存意於禮樂民到于今稱之况於聖主廣被之資師古曰被猶覆也音  
皮義反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  
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  
當議復寢

哀帝時詔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  
者條奏別屬他官

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

定陵富平外戚之家五侯王鳳以下定陵淳于長富平張放淫侈過度至與人

主爭女樂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

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

貧師古曰孫讀為遜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師古曰趨讀為趨趨也鄭衛之聲

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

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祀

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

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樂人負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

樂鼓負六人嘉至鼓負十人邯鄲鼓負二人騎吹鼓負三人

江南鼓負二人淮南鼓負四人巴俞鼓負三十六人師古曰巴人

也俞俞人也當高祖初為漢王得巴俞人並趨捷厚聞與之

定三秦因存其武樂也巴俞之樂因此始也巴即秦之巴州

俞即今之俞州各其本地歌鼓負二十四人楚嚴鼓負一人梁皇鼓負四



人臨淮鼓負二十五人茲邠鼓負三人邠音方凡鼓十二負

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也應古今法外郊祭負十三

人諸侯樂人兼云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師古曰招兼給

事雅樂用四人夜誦負五人剛別拊負二人給盛聽師古曰

拊皆鼓名也拊音膚主調箎負二人師古曰箎以竹為之聽工以律知

日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負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

樂人皆不可罷竽工負三人一人可罷師古曰竽笙類也琴

工負五人三人可罷柱工負二人一人可罷師古曰柱工主

繩弦工負六人四人可罷師古曰弦琴瑟之弦鄭四會負六

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瑟負八人七人可

罷安世樂鼓負二十八十九人可罷沛吹鼓負十二人族歌

鼓負二十七人陳吹鼓負十三人商樂鼓負十四人東海鼓

負十六人縵樂鼓負十三人師古曰縵樂也凡鼓八負一百二

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竽負五人楚鼓

負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孟康曰象人若今戲

師古曰孟說是也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負二十九人秦倡

象人負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負九人朝賀置酒為楚

樂四會元十七人巴四會負十二人鈹四會元十二人李奇曰

是叢韋昭曰鈹國名音辭齊四會負十九人蔡謳負三人齊

謳負六人竽瑟鐘磬負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

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桐馬酒李奇曰以馬乳為酒撞桐乃成

而飲之亦可醉其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

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

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

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湛讀為沈

平帝元始元年放鄭聲五年召天下通知鐘律者

又讀為耽



世祖建武十三年四月耿弇罷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其後登封泰山北郊祀后土用樂皆如南郊

明帝永平三年博士曹充上言漢再受命宜興禮樂引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乃詔改大樂官曰大予樂詩曲操以俟君子自是樂凡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諸食舉之二曰周頌雅樂辟雍饗射六宗社稷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樂群臣用之四曰短簫鏡樂軍中用之即凱歌也又采百官詩頌以為登歌其後章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

熹平四年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大予樂官習誦被聲與舊詩並行撰錄以成樂志

### 大予樂令掌伎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

十月蒸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光武草創禮樂未備今始奏之既而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高皇帝除殘賊有天下作武德之舞孝文躬行節儉除刑施澤景帝制昭德之舞孝武開地置郡威震海外宣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宇內治平方外震服修建三雍肅穆典祀功德魏巍比隆前代樂名宜曰大武之舞采文始五行武德之舞為之章帝即位太尉趙熹奏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於世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東平王蒼上言昔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在世祖廟當用樂



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作武德之舞從之

建初五年始行十二月迎氣樂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芟于南郊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祭禮志又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天子迎春於東堂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迎夏於南堂唱之以社舞之以鼓鞀此迎夏之樂也迎秋於西堂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迎冬於北堂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馬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因歲首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以作樂器費多遂獨行十二月迎氣樂也

和帝即位有司奏上尊章帝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舞制可

順帝陽嘉二年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鐘始復黃鐘樂器隨

月律表紀云初時月律作應鐘

鳴鐘不作樂行謂乘輿出入也諸行出入皆鳴鐘作樂其有災眚有它故若求雨止雨皆不

獻帝建安八年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總章始復備八佾舞因亂今復見之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云缺不可復知

魏武帝平荊州獲杜夔善八音常為漢雅樂郎尤悉樂事於是使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郎鄧靜尹商善調雅樂歌師尹商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能曉知先代諸舞夔悉領之遠考經籍近采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懸鐘磬後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而柴玉左延年之徒妙善鄭聲被寵唯夔好古存正

文帝受禪後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



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舜頌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衆歌詩多則前代之舊使王祭改作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

明帝太和初詔曰凡音樂以舞為主自黃帝雲門以下至于周大武皆太廟舞名也然則其所司之皆曰大樂所以總領諸物不可以一物爲名樂官自知故爲大樂大樂漢書舊名後漢依識改爲大予樂官至是改復舊於是公卿奏今請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舞武神武也武又跡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跡所起也高祖文皇帝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興也言應受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興也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爲斌臣等謹製樂舞名章斌之舞所以章明聖德今有事於天地宗廟此則三舞宜並以薦享及臨朝大享並宜舞之臣等思惟二舞宜有總名可名大鈞之樂鈞平也言大魏三代同功以至崇平也侍中

繆襲文奏安世歌本漢時歌名今世非往歌之文則宜變改安世樂猶同房中之樂也往昔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以風天下正夫婦焉宜改安世之名而爲正始之樂襲文省安世歌詩有后妃之義方今享先祖恐失禮意可改安世歌曰享神歌奏可文帝已改安世爲正始而襲至是又改爲享神王肅議高皇至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大鈞之舞按漢時有短簫鏡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雅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立雲黃雀鈞竿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爲詞述以功德言代漢之意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九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樂考 歷代樂制

晉武帝初郊廟明堂禮樂權用魏儀蓋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使傅玄為詞又令荀勗張華夏侯湛成公綏等各造郊廟諸樂歌詞

九年前勗杜夔所製律呂校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

依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律成遂頒下太常使太樂總章鼓

吹清商施用隋平陳獲宋齊舊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

職荀勗遂典知樂事啓朝六解音者共掌之使郭夏宋識等

造正德大悅二舞其樂章亦張華所作又改魏昭武舞曰宣武

舞羽籥舞魏武始成熙章賦曰宣文武舞傳玄又作先宸先蚕



歌詩

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同用正德大悅之舞自武帝受禪命傅玄改漢鼓吹鏡歌還為二十曲述為功德代魏鼓角橫吹曲按周禮以鼓鼓軍事說者云蚩尤氏師魍魎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吹角為龍吟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多思於是減為半鳴而尤更悲矣胡角者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平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黃鶴龍頭出關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想行人十曲

懷帝永嘉之末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至江左初立宗廟尚書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大常賀循答云魏氏增損漢樂以為一

代之禮未審大晉樂名所以為異遭離喪亂舊曲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鐘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歌詞陳之於舞列宮懸在庭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並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以來依於此禮自造新聲而已舊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張華曰漢氏所用文句長短不齊蓋以聲度曲二代三則於今難以意言于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涼藥而不變

大樂并鼓吹今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

明帝大寧末又詔阮孚等損益之  
成帝咸和中乃復置大樂官以戴綬為令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初荀勗既以新律造二舞又更修正鐘磬未竟而勗薨至

惠帝元康三年詔其子黃門郎蕃循定金石以施郊廟尋遇喪亂遺聲舊制莫有記者庾亮為荊州與謝尚共為朝廷修復雅



樂亮尋薨庾翼桓温等事軍旅樂器在庫遂至朽壞焉及慕容  
雋平冉閔兵戈之際而鄴下樂人頗有來者謝尚時鎮壽陽於  
是採拾樂人以備大樂并製石磬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慕  
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關右孝武大元中破苻堅獲其樂工楊勗  
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廂金石始備焉及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  
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樂

宋武帝永初元年有司奏皇朝肇建廟祀應設雅樂乃晉樂也  
太常鄭鮮之等各撰立新歌黃門侍郎王韶之撰歌辭七首並  
令施用十二月又奏依舊正朝設樂改大樂諸歌辭詩王韶之  
又撰二十二章又正德舞曰前舞大悅舞曰後舞

文帝元嘉九年大樂令鐘宗之更調金石至十四年治書令史  
奚縱又改之二十年南郊始設登歌詔顏延之造歌詩廟舞猶  
闕

孝武孝建元年有司奏前殿中曹郎荀萬秋議郊廟宜設樂於  
是使內外博議竟陵王誕等並同萬秋議建平王宏議以凱容  
為韶舞宣烈為武舞祖宗廟樂總以德為名章皇太后以奏永  
樂永至等樂仍舊皇帝祠南郊及廟迎神送神並奏肆夏皇帝  
入廟門奏永至皇帝南郊初登壇及廟門中詣東壁奏登歌其  
初獻奏凱容宣烈之舞終獻奏永安之樂郊廟同孝武又使謝  
莊造郊廟舞樂明堂諸樂歌辭二年有司又奏先郊廟舞樂皇  
帝親奉初登壇及入廟詣東壁並奏登歌不及三公行事左僕  
射建平王宏重議公卿行事亦宜奏登歌有司又奏元會及二  
廟齊祠登歌依舊並於殿庭設作廟祠依新儀註登歌人上殿  
絃管住下今元會登歌人亦上殿歌絃管住下按廢帝元徽五  
年大樂雅鄭共千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

齊武帝建元二年有司奏郊廟雅樂歌辭舊使學士博士撰搜



簡採用參議太廟登歌宜用司徒褚淵回之辭餘悉用黃明郎  
謝超宗辭超宗所撰多刪顏延之謝莊辭以為新曲其太廟二  
室及郊配辭並尚書令王儉所作其祀南郊群臣出入奏肅咸  
之樂牲出入奏引牲之樂薦籩豆毛血奏佳薦之樂迎送神奏  
昭夏之樂皇帝入壇東門奏永至之樂升壇奏登歌初獻奏文  
德宣烈之樂次奏武德宣烈之樂大祖皇帝配享奏高德宣烈  
之樂飲福酒奏嘉胙之樂就燎位奏昭遠之樂還便殿奏休和  
之樂還北郊初獻奏地德凱容之樂次奏昭德凱容之樂瘞埋  
奏隸幽之樂餘樂並與南郊同明堂初獻奏凱容宣德之樂賓  
出入及餘樂與南北郊同祠廟皇帝入廟間奏永至之樂太祝  
裸地奏登歌諸皇祖各奏凱容帝還東壁上福酒奏永胙送神  
奏肆夏其群臣出入牲出入薦毛血迎神詣便殿並與南郊明  
堂同太祖神室奏高德宣烈之樂穆后神室奏穆德凱容之樂

高宗神室奏明和凱容之樂四年藉田詔驍騎將江淹造籍

田歌二章六年制位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妓黃門班在五品

明帝建武二年雩祭明堂用謝朓造辭

梁武帝思弘古樂天監元年下詔求學術通明者皆陳所時

對樂者七十八家咸言樂之宜改不言改樂之法帝素善音律

遂自制四器名之為通以定雅樂莫不知韻語在制初齊永明

中舞人所冠幘並簪筆武帝曰筆笏蓋以記事受言舞不受言

何事簪筆豈有身服朝衣而足綦屨綦音於是去筆乃定郊

禋宗廟及三朝之雅樂以武舞為大壯舞取易云大者壯也正

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以文舞為大觀舞取大觀在上觀天之

神道而四時不忒也國樂以雅為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

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止乎十二則天數也乃去階步之

樂增徹食之雅焉皇帝出入宋孝武孝建二年起居汪奏宋至



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為皇雅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二郊太廟同用皇太子出入奏胤雅取詩君子萬年永錫爾胤王公出入奏寅雅取尚書周官二公弘化寅亮天地也上壽酒奏介雅取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也食舉奏需雅取易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也撤饌奏雍雅取禮記大饗客出以雍徹也並三朝用之牲出入宋廢帝元徽二年儀註奏嘉薦至是為牲雅取左氏傳牲牷肥腍北郊明堂太廟並同用降神及迎送宋元徽三年儀註奏昭夏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為誠雅取尚書至誠感神皇帝飲福酒宋元徽三年儀註奏嘉胙至齊不改梁初改為末胙至是改為獻雅取禮記祭統尸飲五洗王爵獻卿今之福酒亦古獻之義也北郊明堂太廟同共就燎位宋元徽三年儀註奏昭遠及齊不改就埋位齊永明六年儀註奏幽隸至是燎埋俱奏禋雅取周禮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也衆

官出宋元徽三年儀註奏肅感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為俊雅取禮記司徒選士之秀者而升之于學曰俊士也二郊太廟明堂三朝同用焉其辭並沈約所製也是時禮樂制度粲然有序鼓吹齊宋並用漢制曲又充庭用十六曲武帝乃去其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時也更製新歌以述功德天監七年將有事于太廟詔曰禮云齋日不樂今親奏始出宮振作鼓吹外有詳議八座丞郎參議請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帝從之遂以定制初武帝之在雍鎮有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楊州兒識者言曰銅謂金蹄謂馬也白金色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楊州之士皆面縛果如謠言故即位之後更造新聲帝自為之詞三曲又令沈約為三曲以被管弦帝既篤敬佛法又制善哉大樂大勸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名為正樂皆述佛法又有法樂童子倚歌梵唄設無遮大會則



為之其後臺城淪沒自此樂府不修風雅咸盡矣及王僧辨破侯景諸樂並在荊州經亂工器頗闕

元帝詔有司補綴纔備荊州陷沒周人初不知採用工人有知音者並入關中隨例多沒為奴婢

陳初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太常卿周弘讓奏曰齊氏承宋武用元徽舊式宗祀朝饗樂俱同唯北郊之禮頗有增益皇帝入壇門奏永至飲福酒奏嘉祚太尉亞獻奏凱容埋牲奏幽隸帝還便殿奏休成衆官入出並奏肅咸此乃元徽所闕永明六年之所加也唯送神之樂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云奏肆夏齊求明中改奏昭夏帝遂依之是時並用梁樂唯改七室舞辭

文帝天嘉元年始定圜丘明堂及宗廟樂都官尚書到仲舉奏衆官入出皆奏肅咸牲出入奏相和五引牲薦毛血奏嘉薦迎送神奏昭夏皇帝入壇奏永至皇帝升陛奏登歌皇帝初獻及

太尉亞獻光祿勳終獻並奏宣烈皇帝飲福酒奏嘉祚就燎位奏昭遠還便殿奏休成

宣帝大建元年定三朝之樂採梁故事奏相和五引各隨王月祠用宋曲宴准梁樂蓋取人神不雜也五年奏尚書左丞劉平儀曹郎張崖定南北郊及明堂儀註改元嘉中所用齊樂盡以韶為名工就位定協律校尉舉麾大樂令跪贊云奏懋韶之樂降神奏通韶牲入出奏潔韶帝入壇及還便殿奏穆韶帝初再拜舞七百工執竿楯曲終復綴出就懸東繼舞九序工執羽籥獻爵於天神及大祖之座奏登歌帝飲福酒奏嘉韶就燎位奏報韶至六年十一月侍中尚書左僕射徐陵議曹郎中沈孚奏來年元會儀註先會一日大樂展宮懸高絙五案於殿庭客入奏相和五引帝出黃門侍郎指麾於殿上掌固應之舉於階下奏康韶之樂韶延王公讌登奏變韶奉珪璧訖初引下殿奏亦



如之帝興入便殿奏穆韶更衣又出奏亦如之帝舉酒奏綏韶  
進膳奏侑韶帝御茶果太常丞跪請進舞七德繼之九序其鼓  
吹雜伎晉宋舊徵更附益

後主嗣位沉荒於酒視朝之外多在宴筵九重聲樂遣宮女習  
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又於清樂中造黃鸝留及玉  
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與幸臣製其歌詞綺艷相高極於  
輕蕩男女唱和其音甚哀

後魏道武皇帝定中山獲其樂懸表遑創改因時而用之代歷  
分崩頗有遺失

天興元年冬詔尚書吏<sup>卿</sup>鄧彥海定律呂協音樂及追尊曾祖  
祖考諸帝樂用八胤舞皇始舞皇始舞道武所作也以明開大  
始祖之業後更製宗廟皇帝入廟門奏王夏大祝迎神于廟門  
奏迎神曲由古降神之樂乾豆上奏登歌由古清廟之樂曲終

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饗也皇帝行禮七廟奏陞步以為行止之  
節皇帝出門奏總章次奏八胤舞次奏送神曲道武初冬至祭  
天子南郊圓立樂用皇矣奏雲和之舞事訖奏維皇將燎夏至  
祭地祇于北郊方澤樂用神祚奏大武之舞正月上日饗群臣  
宣布政教備列宮縣正樂兼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  
四時饗會亦用焉又有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開業所  
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有百五寸章六年冬詔大樂總章鼓  
吹增修雜伎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庭如漢晉之舊也

明元帝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為鐘鼓之節  
太武帝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sup>破沮渠氏</sup>得其伶人器服並  
擇而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悅般國鼓舞設於樂署其後鼓樂音  
制罕復傳習舊工更盡聲曲多亡

孝文帝大和初司樂上書陳樂章有關求習群官議定其事并



訪吏人有能體解古樂者與之廣修器數甄立名器以諧八音  
詔可雖經衆議卒無洞曉音律樂部不能立其事彌有殘缺然  
方樂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列于大樂金石羽旄之飾為壯麗於  
往時矣後又詔中書監高閭令與大樂詳採古今以備樂典終  
年未久而閭卒

宣武帝正始中詔太常卿劉芳主修營樂器時揚州人張陽子  
義陽人桓鳳陳孝孫戴當于吳殿陳文明陳成等七人頗解  
雅樂正聲八胤文武二舞鐘磬管絃登歌聲調芳皆令教習參  
取是非初御史中尉元匡與芳等競論鐘律

孝明帝熙平二年冬匡復上言其事大師高陽王雍等奏停之  
先是有陳仲儒者自江南歸國頗閑樂事請依京房立准以調  
八音神龜二年夏有司及蕭寶寅等奏言仲儒輒持已心輕欲  
制作不可依許詔曰如所奏語在製遺篇中正光中詔侍中安豐正廷

明與其門生河間信都芳博採古今樂事芳後乃選延明新集  
樂說并諸器物准圖二十餘事而註之不得在樂署者正聲律

也至普泰初前廢帝詔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理金石  
武帝永熙二年春祖瑩復議曰按周兼六代之樂聲律所施咸  
有次第自滅學以後禮樂散亡漢來所存二舞而已今請改韶  
舞為崇德武舞為章烈總名曰嘉成漢樂章云高張四懸神來  
讌享宗廟所設宮懸明矣計五郊天神尊於人鬼六宮陰極体  
同至尊理宜減降皆無間然大用宮懸其舞人冠服制裁咸同  
舊式詔曰以成為號良無間然六代之舞皆以大為名今可准  
古為大成也其舞但依舊為文武而已餘如儀後大樂令崔九  
龍言於太常卿祖瑩曰聲有七聲調有七調以今七調合之七  
律起於黃鐘終於中呂今古雜曲隨調舉之將五百曲恐諸曲  
名後致亡失今輒條記存之於樂府瑩依而正之九龍所錄或



雅或鄭至於謠俗四夷雜歌但說其聲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  
 又名多舛謬莫識所由隨其淫正而取之樂署悉令傳習其中  
 復有所遺至於古雅尤多亡失初孝文皇帝因討淮漢宣武定  
 壽春收其聲伎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  
 及江南吳歌荆楚西聲總謂清商至於殿庭享宴兼奏之其圓  
 丘方澤上辛地祇五郊四時拜廟五冬元至社稷馬射籍田樂  
 人之數各有差等自宣武已後始愛胡聲洎於遷都屈茨琵琶  
 五弦箜篌胡笳胡鼓銅跋打沙羅胡舞鏘鏘鎔上音湯下音哈洪心  
 駭耳拗箏新靡絕麗歌響全似吟哭聽之者無不悽愴琵琶及  
 當路琴瑟始絕音皆初聲頗復閑緩度曲轉急躁按此音所由  
 源出西域諸天諸佛韻調婁羅胡語直置難解况復被之土木  
 是以感其聲者莫不奢淫躁競舉止輕颺或踊或躡乍動乍息  
 躡反脚彈指撼頭弄目情發於中不能自止論樂豈須鼓鐘

但聞風化淺深雖此胡聲足敗華俗非唯人情感動衣服亦隨之  
 以變長衫幘帽闊帶小鞞自號驚緊爭入時代婦女衣髻亦尚  
 危側不重縱容俱笑寬緩蓋驚危者勢不久安此召先見何以  
 能立形貌如此心亦隨之亡國之音亦由浮競豈唯哀細獨表  
 衰微操絃執籥雖出瞽史易俗移風實在時政

北齊文宣初尚未改舊章宮懸各設十二罇鐘於其辰位四面  
 並設編鐘編磬各一筩簾合二十架設建鐘於四隅郊廟會同  
 用之其後將有創革尚樂典御祖珽上書曰魏氏來自雲朔未  
 移其俗至道武破慕容寶于中山獲晉樂器不知採用皆委弃  
 之天興初吏部郎鄧彥海奏上廟樂創製宮懸而鐘簾不備樂  
 章闕雜以箛邏迴歌初用八佾作皇始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  
 得沮渠蒙遜之伎賓嘉大禮皆雜用焉此聲所興蓋符堅之末  
 呂光平西域得胡戎之樂因又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漢樂也



至永熙中錄尚書長孫承業各雅已具後魏事中共臣先人太常卿瑩等斟酌繕修戎華兼採至於鐘鼓律呂自然大備自古相襲損益可知今之創製請以為準珽因採魏安豐王廷明及信都芳等所著樂說而定正聲始具宮懸之器仍雜西涼之曲樂名廣成而無所號所謂洛陽舊樂者也

武成之時始定四郊宗廟之樂群臣之出奏肆夏牲入薦毛血並奏昭夏迎送神及皇帝初獻亞獻禮五方上帝並奏高明之樂為覆燾之舞皇帝入壇門及升壇飲福酒就燎位還便殿並奏皇夏以高祖配享奏武德之樂為昭烈之舞裸地奏登歌其四祭廟及禘祫六代五代高祖曾祖祖諸神室並奏始陞之樂為恢祚之舞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之樂為昭烈之舞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之樂為宣政之樂文宣皇帝神室奏文正之樂為光大之舞孝昭皇帝神室奏文明之樂為林德之舞其入出

之儀同四郊之禮其時郊廟宴享之樂皆魏代故西涼伎即是晉初舊聲魏太武平涼所得也秦漢二代是魏晉相承之樂其呂聲者是江南宋齊之伎鼓吹朱鷺等二十曲皆改古名以叙功德古文有黃雀釣竿二曲略而不用孟議定其名被於鼓吹諸州鎮戍各給鼓吹樂人多少各以大小等級為差諸王為州皆給鼓吹赤鼓赤角皇子則增給吳鼓長鳴角上州刺史皆給青鼓青角中州刺史以下及諸鎮戍皆給黑鼓黑角樂器皆有衣並同鼓色雜樂有西涼鼙舞清樂龜茲等然吹笙彈琵琶五絃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來皆所愛好至河清已後傳習尤盛後主唯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習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為伶人之事後主亦自能度曲親執樂器悅翫無倦遂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為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闈官之輩齊唱和



之曲終樂闋莫不殞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樂往哀來  
竟以亡國

後周文帝霸政平江陵大獲梁氏樂器及建六官乃令有司詳  
定郊廟樂歌舞各有等差雖著其文竟未行之也

武帝天和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南北郊雩壇太廟禘祫俱用  
六舞南郊則大夏降神大濩獻孰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  
舞雩壇以大武降神正德獻孰次作大夏大濩武德山雲之舞  
太廟禘祫則大武降神山雲獻孰次作正德大夏大濩武德之  
舞時享太廟以山雲降神大夏獻孰次作武德之舞拜社以大  
濩降神正德獻孰次作正德之舞五郊朝日以大夏降神大濩  
獻孰神州夕月藉田以正德降神大濩獻孰建德二年十月六  
代樂成奏於崇信殿宮懸依梁三十六架朝會則皇帝出入奏  
皇夏皇太子出入奏肆夏王公出入奏騶夏音騶五等諸侯元

日獻王帛奏納夏宴族人奏族夏大會至尊執爵奏登歌十八  
曲食舉奏深夏舞六代大夏大濩文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於  
是正定雅音為郊廟樂創造鐘律頗得其宜乃以梁鼓吹熊罷  
十二按每元正大會列於懸間與正樂合奏初太祖輔魏之時  
高昌內附及其伎教習以備饗宴之禮六年罷掖庭四夷之  
樂其後帝聘皇后於突厥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樂更雜以高  
昌之舊並於大司樂習焉採用其聲被於鐘石取周官制以陳  
之

宣帝時改前代鼓吹朱鷺等曲製為十五曲述受魏禪及戰功  
之事帝每晨出夜還恒陳鼓吹嘗幸同州自應門至赤岸數十  
里間鼓吹俱作祈雨仲山還令京城士女於街巷奏樂以迎之  
公私頓弊以至於亡也

隋文帝開皇二年尚因周樂命工人齊樹提檢校樂府改換聲



律益不能通俄而沛公鄭譯奏上請更修正於是奏太常卿牛  
 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國子博士何妥等議正樂然淪謬既久積  
 年議不定帝怒曰我受天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耶命治  
 書侍御史李諤引宏等以下將罪之諤奏曰武王克殷至周公  
 相成王始制禮樂斯事體大不可速成帝稍解九年平陳獲宋  
 齊舊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得陳大樂令蔡子元干  
 普明等復居其職隋代雅樂唯奏黃鐘一宮郊廟廟享用一調  
 迎氣用五調舊工更盡其餘聲律皆不復通或有能為雅賓之  
 宮者享祀之際隸之竟無覺者弘又修皇后房內之樂文帝龍  
 潛時頗多音樂故嘗因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託言  
 夫婦之義因即取之為房內曲命婦人并登歌上壽並用之職  
 在宮內女人教習之於是秘書監牛弘秘書丞姚察散騎常侍  
 許善心儀同三司劉臻內史舍人虞世基等更共詳議按周官

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  
 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鐘  
 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  
 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此乃周制立二王三恪通已為六代之  
 樂至四時祭祀則分而用之以六樂配十二調一代之樂則用  
 二調矣隋去六代之樂又無四望先妣之祭今既與古祭法有  
 別乃以神祇位次分樂配焉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圜丘黃鐘所  
氣也輝鬼神神最為尊奏太簇歌應鐘以祭方澤太簇所  
極故奏黃鐘以祀之奏姑洗歌南呂祀五郊神州姑洗所  
厚載之重故奏太簇歌應鐘以祭方澤陽出帶崑崙  
奏太簇以祀奏姑洗歌南呂祀五郊神州姑洗所  
故姑洗奏無射歌鐘以祭巡狩方嶽無射所  
以祀之奏無射歌鐘以祭巡狩方嶽風視秩奏無射以祀之  
同用文武二舞其圜丘降神八變宗廟禘祫降神九變皆用昭夏  
 其餘享祭皆一變皇帝入出奏皇夏群官入出皆奏肆夏舉酒  
 上壽奏需夏迎送鬼神奏昭夏薦獻郊廟奏咸夏宴享殿上奏



登歌并文舞武舞合為八曲古有宮商角徵羽五引梁以三朝元會奏之今改為五音其聲悉依宮商不使差越唯迎氣於五郊降神奏之月令所謂孟春其音角是也通前為十三曲并內宮所奏天高地厚二曲於房中奏之合十五曲其登歌祀神宴會通行之若有大祀臨軒陳於階壇之上若冊拜王公設宮懸不用登歌釋奠則唯用登歌而設懸古者人君食皆用當月之調以取時律之聲使不失五常之性調暢四體令得時氣之和故東漢太子丞鮑鄴上言天子食飲必順四時有食舉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可依十二月均感天地和氣此則殿庭月調之義也祭祀既以分樂迎氣臨軒朝會並用當月之律正月懸大族之均及十二月懸大呂之均欲感人君情性允協陰陽之序也并撰歌詩三十首詔並令施用先是文帝遣內史侍郎李元操直內侍省盧思道等製清廟歌詞十二曲令於大樂教習以

代周歌至仁壽中煬帝為太子時從享於太廟乃上言清廟之詞文多浮麗不足以宣功德請更議之於是詔史部尚書牛弘開府儀同柳顧言秘書丞許善心內史舍人虞世基禮部侍郎蔡徵等更詳故實制雅樂歌詞

煬帝大業元年詔修高祖廟樂唯新造高祖歌九首仍舊戎車不遑刊正禮樂之事竟無成功而帝矜奢頗耽淫曲御史大夫裴蘊揣知帝情奏搜周齊梁陳樂工子弟及人間善聲調音律凡三百餘人並付大樂徠雜咸來萃止其哀管雜聲淫絃巧奏皆出鄴城之下高齊之舊曲也

初開皇時新樂既成萬寶常聽之泫然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方全盛聞者不以為然至大業末乃驗寶常後貧餒而死將死取其樂書焚之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行於世時有盧賁蕭吉並撰樂書皆為當世所用至於天機



去寶常遠矣又有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金等能造曲為一時之妙多習鄭聲寶常所為皆歸於雅正然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煬帝將幸江都有樂人王令言妙達音律其子常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大驚蹶起變色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對曰頃來有之令言歔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是以知之帝竟遇弒於江都

唐太宗貞觀初合考隋氏所傳南北之樂梁陳盡吳楚之聲周齊皆胡虜之音乃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調起居郎呂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呂平其散漫為之折衷漢以來郊祀明堂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近代皆裸地迎牲飲福酒今夕牲裸地不用樂公卿攝事又去飲福酒之樂周享諸神樂多以夏為名宋以求為名梁以雅為名後周亦以夏為名隋氏因之唐以

和為名旋宮之樂久喪漢章帝建初三年鮑鄴始請用之順帝陽嘉二年後廢累代皆黃鐘一均變極七音則五鐘廢而不擊謂之啞鐘祖孝孫始為旋宮之法曰大樂與天地同和者也造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樂合四十八曲八十四調其著於禮者一曰豫和以降天神冬至祀圓丘上辛祈穀孟夏雩季秋享明堂朝日夕月巡狩告于園丘燔柴告至封祀太山類于上帝皆以圓鐘為宮三奏黃鐘為角太族為徵姑洗為羽各一奏文舞六成五郊迎氣黃帝以黃鐘為宮赤帝以函鐘為徵白帝以太族為商黑帝以南呂為羽青帝以姑洗為角皆文舞六成二曰和順以降地祇夏至祭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春秋巡狩告社宜于社禪社首皆以函鐘為宮太族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各三奏文舞八成望于山川以蕤賓為宮三奏三曰求和以降人鬼時享禘祫有事而告謁于廟皆以黃鐘為宮



三奏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各二奏文舞九成祀先農  
皇太子釋奠皆以姑洗為宮文舞三成送神各以其曲一成蜡  
蕪天地人以黃鐘奏豫和蕤賓姑洗太簇奏順和無射夷則奏  
求和六均皆一成以降神而送神以豫和四曰肅和登歌以奠  
玉帛于天神以大呂為宮于地祇以應鐘為宮于宗廟以圜鐘  
為宮祀先農釋奠以南呂為宮望于山川以函鐘為宮五曰雍  
和凡祭祀以入俎天神之俎以黃鐘為宮地祇之俎以太簇為  
宮人鬼之俎以無射為宮又以徹豆凡祭祀俎入之後接神之  
曲亦如之六曰壽和以酌獻飲福以黃鐘為宮七曰太和以為  
行節亦當以黃鐘為宮凡祭祀天子入門而即位與其升降至  
于還次行則作止則止其在朝廷天子將自內出撞黃鐘之鐘  
右五鐘應乃奏之其禮畢興而入撞蕤賓之鐘左五鐘應乃奏  
之皆以黃鐘為宮八曰舒和以出入二舞及皇太子王公群后

國老若皇后之妾御皇太子之宮臣出入門則奏之皆以太簇  
之商九曰昭和皇帝皇太子以舉酒十曰休和皇帝以飯以肅  
拜三老皇太子亦以飯皆以其月之律均十一曰正和皇后受  
冊以行十二曰承和皇太子在其宮有會以行若駕出則撞黃  
鐘奏太和出太極門而奏采茨至于嘉德門而止其還也亦然  
至開元中又造三和曰祓和豐和宣和共十五和樂祓和音三  
公升殿會訖下階履行則奏豐和享先農則奏之宣和孔宣父  
齊太公廟奏之

文收新樂既成奏之太宗謂侍臣曰古人公情制樂國之興  
衰未必由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陳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齊  
將亡也有伴侶曲聞者悲泣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以是觀  
之亦樂所起帝曰夫聲之所感各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  
民苦故聞以悲今玉樹伴侶之曲尚存為公奏之知必不悲



尚書右丞魏徵曰樂在人和不在音也

太宗時詔秘書監顏師古等撰定弘農府君至高祖太武皇帝六朝樂舞名其後變更不一而自獻祖而下廟舞略可見也獻祖曰光大之舞懿祖曰長發之舞太祖曰大政之舞世祖曰大成之舞高祖曰大明之舞太宗曰崇德之舞高宗曰鈞天之舞中宗曰大和之舞睿宗曰景雲之舞玄宗曰大運之舞肅宗曰惟新之舞代宗曰保大之舞德宗曰文明之舞順宗曰大順之舞憲宗曰象德之舞穆宗曰和寧之舞敬宗曰大鈞之舞文宗曰文成之舞武宗曰大定之舞昭宗曰咸寧之舞其餘闕而不著唐之自製樂凡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即位宴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右僕射封德

彝曰陛下以聖武戡難陳樂象德文容豈足道哉帝矍然曰朕雖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內謂文容不如蹈厲斯過矣自是元日冬至朝會慶賀與九功舞同奏其後更號神功破陣樂九功舞本功成慶善樂太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門里同漢沛宛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曰功成慶善樂其舞容進蹈安徐以象文德上元舞高宗所作也大祠享皆用之至上元三年詔惟園丘方澤太廟乃用餘皆罷玄宗初賜第隆慶坊坊南之地變為池帝即位作龍池樂又作聖壽樂又作小破陣樂又作光聖樂又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閱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雅樂時民間以帝自潞州還京師舉兵夜半誅韋后製夜半還京樂二曲帝又作文成曲與小破陣樂更奏之其後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



樂苑 卷百五十九  
必遽唯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帝浸喜神仙之事詔道士  
司馬承禎製玄真道曲又製大羅天曲紫清上聖道曲初隋有  
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鏡鈸鐘磬幢簫琵琶琵琶圓體脩  
頸而小號曰秦漢子蓋絃鼓之遺製出於胡中傳為秦漢所作  
其聲金石絲竹以次作隋煬帝厭其聲澹曲終復加解音玄宗  
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  
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為梨園弟子  
居宜春北院梨園法部更置小部音聲三十餘人帝幸驪山楊  
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  
枝因名曰荔枝香帝又好羯鼓而寧王善吹橫笛達官大臣慕  
之皆善言音律帝常言羯鼓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方也蓋本  
戎羯之樂其音太簇一均龜茲高昌疏勒天竺部皆用之其聲  
其殺特異衆樂開元二十四年升胡部於堂上而天寶樂曲皆

以邊地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後又詔道法曲與胡部新聲  
合作明年安祿山反涼州伊州甘州皆陷吐蕃

開元八年瀛州司法叅軍趙慎言論郊廟用樂表曰祭天地  
宗廟樂合用商音又周禮三處大祭俱無商調鄭玄云此無  
商調祭尚柔商堅剛也以臣愚知斯義不當但商音金也周  
德木也金能克木作者去之今皇唐土王即殊周室五音損  
益湏逐便宜豈可將木德之儀施土德之用又說者以商聲  
配金即作剛柔理解殊不知聲無定性音無常主剛柔之體  
寔由其人人和則音和人怒則聲怒故禮稱怒心感者其聲  
麤以厲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祗如宮聲為君商聲為臣豈  
以臣位配金為臣道便為剛乎其三祭並請加商調去角調  
代宗絲廣平王復二京梨園供奉官劉日進製寶應長寧樂十  
八曲以獻皆宮調也大曆初又有廣平太一樂涼州曲本西涼



所獻也本聲本宮調有大遍小遍貞元初樂工康崑崙寓其聲於琵琶奏於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今諸樂則用黃鐘宮其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河東節度使馬燧獻定難曲昭義軍節度使王虔休以德宗誕辰未有大樂乃作繼天誕聖樂以宮為調帝因作中和樂舞山南節度使于頔又獻順聖樂又令女伎為佾舞雄健壯妙號孫武順聖樂

文宗好雅樂詔太常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法曲及霓裳羽衣舞曲雲韶樂有玉磬四虛琴瑟筑簫箏箏箏箏箏皆一登歌四人分立堂上下童子五人繡衣執金蓮花導舞者三百人陛下設錦筵遇內宴乃奏謂大臣曰笙磬同音沉吟忘味不圖為樂至於斯也自是臣下功高者輒賜之樂成改法曲為仙韶

會昌初宰相李德裕命樂工製萬斯年曲以獻

宣宗大中初太常樂工五千餘人俗樂一千五百餘人帝每宴群臣備百戲帝製新曲教女伶數十百人衣珠翠緹繡連袂而歌其樂有播皇猷之曲又有葱嶺西曲士女踴歌為隊其詞言葱嶺之民樂河湟故地歸唐也

後梁太祖開平二年太常奏皇帝南郊奏慶和之樂舞崇德之舞皇帝行奏慶順之曲奠玉幣登歌奏慶平之曲太廟迎神舞開平之舞迎俎奏慶肅之曲酌獻奏慶熙之曲飲福酒奏慶隆之曲送文舞迎武舞奏慶融之曲亞獻終獻奏慶休之曲追尊四祖廟各有樂舞登歌樂章

後唐莊宗起於朔野所好不過胡部鄭聲先王雅樂殆將掃地莊宗廟酌獻舞武成之舞明宗廟酌獻舞雍熙之舞各有登歌樂章一首

後晉高祖天福四年始詔定朝會樂章二舞鼓吹十二案太常



禮院奏正至王公上壽皇帝舉酒奏玄同之樂飲訖殿中監受  
虛爵群臣就坐再拜受酒皇帝三飲皆奏玄同之樂上舉食文  
舞奏昭德之舞武舞奏成功之舞三飲訖虛爵復於坵侍中奏  
禮畢群臣再拜奏大同筵賓之鐘皇帝降坐百僚旅退其月又奏宮懸

歌舞未全請雜用九部  
雜歌教坊法曲從之

八年詔太常復文武二舞定正至朝會樂章自唐末喪亂禮  
樂制度亡失已久太常卿崔浚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  
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  
殿廷設宮懸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  
冠進賢黃紗袍白中單白練襜褕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  
籥右秉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  
幘緋絲布大袖綉襜褕甲金飾白練襜褕騰蛇起梁帶豹文大  
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案負

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鑄一歌籥  
箛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玄同三舉登歌奏玄同舉  
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稅金帛  
群臣左右觀者皆嗟嘆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繆又繼以龜  
茲部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八百工商  
賈州縣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于廷  
而登歌發聲悲離煩慙如薤露虞殯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  
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其年高祖崩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  
奏廢二舞明年契丹滅晉耶律德光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  
奉迎樂工教習鹵簿鼓吹都人聞者為之流涕焉

後漢高祖受命判太常等張昭奏改唐祖孝孫所定治康之舞  
為治安之舞凱安之舞為振德之舞又改正觀中九功舞為觀  
象之舞七德舞為講功之舞其治安振德二舞請依舊郊廟行



用以文舞降神武舞送神其觀象講功二舞請依舊宴會行用  
昔周朝奏六代之樂即今二舞之類是也其實祭常用別有九  
夏之樂即肆夏皇夏等是也梁武帝善音樂改九夏為十二雅  
前朝祖孝孫改雅為和示不相沿也今改和為成取韶樂九成  
之義也十二成樂曲名祭天神奏豫和今改為成禋之樂祭地  
祇奏順和今改為順成之樂祭宗廟奏永和今改為裕成之樂  
祭天地宗廟登歌奏肅和今改為肅成之樂皇帝臨軒奏太和  
今改為政成之樂王公出入奏舒和今改為弼成之樂皇帝食  
舉及飲宴奏休和今改為德成之樂皇帝受朝皇后入宮奏正  
和今改為辰成之樂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今改為胤成之  
樂正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今改為慶成之樂郊廟俎入奏  
雍和今改為駢成之樂皇帝祭享酌獻讀祝文及飲福受胙奏  
壽和今改為壽成之樂祖孝孫元奏十二和曲開元中又奏三

和遂有十五和之名梁置十二雅蓋取十二天之成數契八音  
十二律之變輒益三和有乖稽古又緣祠祭所用不可盡去  
今取其一焉祭孔宣父齊太公廟降神奏宣和今改為師雅之  
樂三公升殿會訖降階履行奏祗和今廢同用弼成之樂享先  
農籍田奏豐和今廢同用順成之樂記上四舞十成雅樂名皇帝至正受  
朝賀用樂次第正仗公卿入奏弼成之曲冬仗公卿入奏弼成  
之曲皇帝坐奏政成之曲正仗與冬仗同公卿獻壽奏壽成之曲正仗與冬仗同  
皇帝舉爵奏德成之曲正仗與冬仗同皇帝興奏政成之曲正仗與冬仗同群臣會  
畢降階奏弼成之曲正仗與冬仗同公卿出奏弼成之曲正仗與冬仗同  
周太祖廣順元年太常卿邊蔚奏改前朝治安為政和之舞振  
德為善勝之舞觀象為崇德之舞講功為象成之舞又議改十  
二成樂曲為十二順曰昭順曰寧順曰肅順曰感順曰治順曰  
忠順曰康順曰雍順曰溫順曰禮順曰禋順曰福順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九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九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輿 著  
明蘄陽 馮天騷 應房 校刊

樂考 歷代沿革

宋太祖皇帝受命以實儼蕪太常儼奏改周樂文舞崇德  
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為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為十  
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為高安祭地為靜安宗  
廟為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為嘉安皇帝臨軒為隆安王公出入  
為正安皇帝飲食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為順安皇太子  
軒懸出入為長安正冬朝會為永安郊廟俎入為豐安祭享酌  
獻飲福受胙為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農用  
靜安五月有司上言僖祖文獻皇帝奏大善之舞順祖惠元皇  
帝奏大寧之舞翼祖簡恭皇帝室奏大順之舞宣祖昭武皇帝



室奏大慶之舞從之其後和峴奏陛下揖讓得天下宜先奏文舞按尚書舜受堯禪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文舞為玄德升聞之舞尚書武王一戎衣天下大定請改武舞為天下大定之舞從之

建隆初用王朴樂上謂其聲高近於哀思詔和峴考西京表尺令下一律比舊樂始和暢

詳見律呂

真宗咸平四年太常寺言樂工習藝匪精每祭享止奏黃鍾宮一調未嘗隨月轉律望示條約監察祭使艾仲孺後上言請脩飾樂器調正音律乃詔翰林學士李宗諤等編錄律呂法度樂物名數目曰樂纂又裁兩署工人試補條式及肄習程課明年八月上御崇政殿張宮懸閱試召宰相親王臨觀宗諤執樂譜立侍先以鍾磬按律準次合登歌鍾磬壇簾琴阮笙簫各二色合奏箏琴筑三色合奏迭為一曲後以擊鼗為六變九變又為

朝會上壽之樂及文武二舞鼓吹導引警夜之曲精習上甚悅舊制巢笙和笙每變宮之際必換管絃難於遽易樂工單仲辛遂改為之一定之制不復旋易與諸調皆協今冷仲辛誕唱八十四調遂超補副樂正賜袍笏銀帶自餘皆賜衣帶緡錢又賜宗諤等器幣有差自是樂府制度頗有倫理先是惟天地感生帝郊廟用樂親祀用宮懸有司攝事正用登歌自餘大祀未暇備樂時既罷兵垂意典禮明年乃詔自今諸大祀並宜用樂皆同感生帝六變如通禮所載

太祖室酌獻奏大定之曲

太宗室酌獻奏大盛之曲

大中祥符元年以將行封禪詔改酌獻昊天上帝禧安之樂為豐安皇地祇德安之樂為禪安飲福禧安之樂為祺安之樂別又制天書樂章瑞安靈文二曲每親行禮用之又作醴泉神芝



慶雲靈鵲瑞草五曲施於朝會

五年聖祖降奏薦獻聖祖文舞曰發祥流德之舞武舞曰降真

觀德之舞自是玉清昭應宮親薦皆備樂同二十六處景靈宮以宮之

庭使止

真宗廟室酌獻奏大明之曲

仁宗景祐二年時承平久上留意禮樂之事先是判太常寺燕肅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乃命館職宋祁李照同預至是肅等上所考定樂器上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照樂何如照對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王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胡部樂高二律擊黃鍾才應仲呂擊夾鍾才應夷則是冬興夏令春召秋氣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補創意造律準不合古法用之木朝卒無福應又編鍾鑄鍾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

非中度之器相傳以為唐舊鍾亦有朴所製者其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為律復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夙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鍾一簣可使度量權衡協和詔許之仍令就錫慶院鑄之照請下潞州求上黨縣羊頭山秬黍及下懷州河內縣取葭葦製玉律以候氣從之尋以王曾呂夷簡為都大管勾鑄造大樂編鍾蔡齊同都大管勾仍以內都知閻文應提舉照既鑄成編鍾一簣以奏御遂建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鍾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四律照自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抄一黍之量得四星六抄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為十二管定法舊太常鍾磬十六枚為一簣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可去侍讀學士馮元等駁之詳



編鍾 照謂舊聲高乃以太府尺為法照獨任所見更造新器

而新聲極下起五月造至八月成議者以為迂誕罷之 上尋

出御製景祐樂髓新經六篇賜近臣其一釋十二均二明主所

事三辨音聲四圖律呂相生并祭天地宗廟所用律及陰陽數

配五十二管之長短六論歷代度量衡皆本之於陰陽配之以

四時建之於日月通之於觀望演之於壬式遁甲之法既而右

司諫議韓琦等言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率以意為律度請復用

舊樂詔下其議而晏殊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

為無所攷據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乃詔太常雅樂悉仍

舊制照所造勿復施用

皇祐二年五月明堂禮儀使言明堂所用皆當隨月用律九月

以無射為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樂

閏十一月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司於秘閣詳定大樂

同議大樂

翰林學士王堯臣請命天章閣待制趙師民預詳定仍乞借高

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又召國子監直講胡瑗益州進士房庶

四年冬知制誥王洙等獻新樂議者以為鍾磬皆不合古遂復

命近臣詳定仍命參政劉沆梁適監議而當議者各安所習久

而不決乃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五年九月親臨視之遷胡瑗

阮逸等官而議者謂黃鍾為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

鍾至隋用累黍為尺而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

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五代

之亂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太祖患

其聲高特減半律至是又減半然太常樂比唐聲猶高五律比

今燕樂高三律上雖勤勞制作未能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

尺生律也其後詔改名大安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

尺生律也其後詔改名大安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

尺生律也其後詔改名大安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

尺生律也其後詔改名大安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

尺生律也其後詔改名大安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

尺生律也其後詔改名大安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



樂八月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翰  
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禮今舊樂高新樂下相  
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朝會非先王薦上帝享  
祖考之意帝以爲然

初李照片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  
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  
莫之辨又朴所製編鐘皆側垂照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  
銅於鑄鑄務得古編鐘一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鍾不知  
何代所作其銘云粵朕皇祖寶鍾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  
寶用叩其聲與朴鍾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  
其鈕使下垂叩之弁鬱而不揚其鋪鍾又長甬而震掉聲不  
和著佐郎劉義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鍾無異上將有  
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殿庭設

仗衛既具而大雨雪至墜宮架折帝於宮中跣而告天遂暴  
感風眩人以義叟之言爲驗

仁宗廟室酌獻奏大仁之曲

英宗廟室酌獻奏大英之曲

神宗元豐三年詔劉几范鎮楊傑詳定大樂

初傑言大樂之失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聲蓋金  
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  
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  
洪匏聲叢雜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  
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爲度言雖永不可以  
逾其聲今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闕而樂音  
未終所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煩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言  
人志詠以爲歌五聲隨歌是謂依永律呂叶奏是謂和聲先



儒以為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樂本效人非效樂者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聲不依永以詠依聲律不和詠以聲和律非古制也二曰八音不諧鍾磬缺四清聲箏樂九成以簫為主商樂和平以磬為依周樂合奏以金為首鍾磬簫者衆樂之所宗則天子之樂用八鍾磬簫衆樂本乃倍之為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為君父應聲輕清為臣子故其四聲曰清聲或曰子聲也李照議樂始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也八音何從而諧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為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則編鍾磬簫宜用四子聲以諧八音三曰金石奪倫樂奏一聲諸器皆以其聲應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今琴瑟埙箎笛笙阮箏筑奏一耳則鈔鍾特磬編鍾磬擊三聲聲煩而掩衆器遂至奪倫則鈔鍾特磬編鍾編

磬節奏與衆器同宜物連擊帝乃下鎮凡參定鎮作律尺等欲圖上之而凡之議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其樂大抵即李照之舊而加四清聲遂奏成第加恩賚而鎮謝曰此劉凡樂也臣何預焉鎮又言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埙器以木為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為備樂安可得哉不報

初傑欲銷王朴舊鍾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鍾可校乃詔許借朴鍾為清聲不得銷毀後輔臣至太常按試前一夕傑乃陳朴鍾已弊者一縣樂工不平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鍾甚不諧美使樂工叩之韻更佳傑大沮

哲宗崇寧元年范鎮上所成樂書並其圖法賜詔褒美

徽宗崇寧元年詔置講議局以大樂之制訛謬殘缺太常樂器弊壞琴瑟制度參差不同蕭邃之屬樂工自備每大合樂聲韻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

漢



淆雜而皆失之太高箏阮秦晉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熊  
羆按梁隋之制也乃設於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成象曲不  
叶譜樂工率農夫市賈遇祭祀朝會則追呼於阡陌閭閻之中  
教習無素曹不知音議樂之臣以樂經散亡無所依據秦漢之  
後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博求知音之士而蜀人魏漢津  
上言臣聞皇帝以三寸之器名爲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  
乃爲黃鍾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  
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  
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  
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  
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則黃鍾之律  
定矣黃鍾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  
各三節先鑄九鼎次鑄帝座大鍾次鑄四韻清聲鍾次鑄二十

四氣鍾然後均絃裁管爲一代之樂詔可其年七月景鍾成次  
年帝鼎八鼎成八月新樂成列於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闕  
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揮止之既奏新樂天顏和豫詔賜名  
曰大晟專置大晟府大司樂一員典樂二員並爲長貳大樂令  
一員協律郎四員以其樂施之郊廟朝會弃舊樂不用又詔春  
秋釋奠賜宴辟雍貢士鹿鳴聞喜宴悉用大晟樂屏去倡優淫  
哇之聲仍令選國子生散習樂舞

政和三年議禮局上親祠登歌宮架二舞及大祠中祠登歌二  
舞之制

見樂懸門

五月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於燕饗已詔有司以  
大晟樂播之教坊試於殿庭五聲既具無怙憚焦急之聲嘉與  
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樂頌之天下其舊樂悉禁於是令尚書省  
立法新徵角二調曲譜已經按試者並令大晟府刊行後續有



樂考 周禮卷之三  
譜依此其宮商羽調曲譜自從舊新樂器五聲八音方全匏匏  
笙石磬之類已經按試者大晟府畫圖疏說頒行教坊均容直  
開封府各頒降二副開封府用所頒樂器明示依式造弼教坊  
均容直及中外不得違今樂敢高下其聲或別為他聲或移改  
增損樂器舊來淫哇之聲如打斷哨笛呀鼓十般舞小鼓腔小  
笛之類其曲名悉行禁止違之者與聽之者悉坐罪

蔡條國史補初漢津獻說請帝三指之三寸三合而為九  
為黃鍾之律又以中指之徑圍為容盛度量權衡皆自是  
而出又謂有大聲有少聲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  
聲音也地道也中聲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  
耦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為迂怪劉  
昺之兄煒以曉樂律進未幾而卒昺始主樂事乃建白謂  
太少不合儒書以太史公書黃鍾八寸七分琯為中聲奏

之於初氣班固書黃鍾九寸琯為正聲奏之於中氣因請  
帝指時上用之中指又不得徑圍為容盛故後凡制器不  
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

大樂孫建隆迄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樂聲高不合中  
和乃詔和峴以王朴律准較西京銅望臬石尺為新度以定  
律呂於是歷建隆後有和峴樂仁宗留意樂律判太常寺燕  
肅言器久宗諧復以朴准考正時李照以知音聞謂朴准高  
五律與古制殊請依神瞽法鑄編鍾既成遂請改定雅樂乃  
下三律鍊白石為磬範中金為鍾圖三辰五靈為器之飾於  
是景祐中有李照樂未幾諫官御史交論其非竟復舊制其  
後詔集侍從禮官參定聲律而阮逸胡瑗實主其事更造磬  
鍾止下一律以大安名之鍾聲弁鬱震掉不和滋甚遂獨用  
之常祀朝會焉於是皇祐中有阮逸樂神宗御曆嗣守成憲



未遑有所制作間從言者緒正一二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召范鎮劉几與傑參議几傑請遵行祖訓一切下王朴二律用仁宗所制編鍾追考成周公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鎮欲求一桴二米真忝以律生尺改修鍾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奏之郊廟於是元豐中有揚傑劉几樂范鎮以爲聲雜鄭衛退而請太府銅制律造樂哲宗初以樂來上按試於庭以李照樂下一律於是元祐中有范鎮樂楊傑復議其失以爲出鎮一家之學卒置不用徽宗欲制作以文太平有方士魏漢津始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說請帝三指爲黃鍾之律度鑄帝龜景鍾謂之雅樂賜名曰大晟頒之天下播之教坊於是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右四朝史志序言宋樂中與以前其制屢易本末大槩如此然李照阮逸劉几之樂行而隨廢范鎮之樂元末

嘗行至大晟樂既成始盡弃舊樂以其制頒行天下蓋建隆之樂至崇寧而始盡變耳嘗試論之樂之道雖未易言然學士大夫之說則欲其律呂之中度工師之說則不過欲其音韻之入耳今宋之樂雖屢變然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鍾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爲律徑圍爲容盛其後止用中指寸不用徑圍且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而漢津亦不知然則學士大夫之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是樂制雖曰屢變而元未嘗變也蓋樂者器也聲也非徒以資議論而已今訂正雖詳而鏗鏘不韻辨析雖可聽而考擊不



成聲則亦何取焉然照傑漢津之說亦既私爲工師所  
易而情不復覺方且自詭改制顯受醲賞則三人者亦  
豈真爲審音知律之士其暗悟神解豈足以希荀勗阮  
咸張文收輩之萬一也哉

高宗建炎元年就維揚行郊祀禮凡鹵簿樂舞禮文多未備嚴  
更警場至就取中軍金鼓權一時之用  
紹興饗明堂舊樂皆燬於維揚乃相度裁減權用遇兩望祭禮  
例止設登歌通作宮架之樂其部色合用樂工止四十七人乃  
招收承平舊工以補之

上初即位下詔朕方日極憂念屏遠聲樂不令過耳承平典  
故雖實廢名存亦所不忍悉從減罷至紹興十年禮部侍郎  
施珂奏昨內外暫並用樂今徵考大事已畢慈寧又已就養  
其時節上壽禮宜舉樂一如舊制禮部尋言太母還宮國家

大慶四方來賀自今冬至元正舉行朝賀之禮依國朝故事  
合設大仗及用樂舞等庶明天子之尊舊典不至廢墮詔俟  
來年舉行

十三年郊祀詔脩圓壇有司言大禮排設備樂宮架樂辦一料  
外登歌樂依在京夏祭例合用兩料其樂器登歌則用編鍾編  
磬各一架祝敔二搏拊鼓二琴五色自一三五七至九絃各二  
瑟四笛四埙篪簫並二巢笙和笙各四并七星九曜閑餘匏笙  
各一麾幡一宮架則用編鍾編磬各十二架祝敔二琴五色各  
十瑟二十六巢笙及簫並一十四七星九曜閑餘匏笙各一竿  
笙十埙一十二篪一十八笛二十晉鼓一建鼓四麾幡一乃從  
太常下之兩浙江南福建州郡又下之廣東荆湖南北刷取舊  
管大樂上于行都有闕則下軍器所製造并添脩雅飾遇雨則  
油帕排設用樂牀而樂器浸備其樂工以太常寺所請詔依在



京依選擇行止畏謹人召募合登歌宮架用四百四十人同日分詣太社太稷九宮貴神每祭各用樂正二人執色樂工掌事掌器三十六人三祭共一百一十四人文舞武舞計用一百二十八人就用文舞番充其二舞引頭二十四人各行募補所募樂工舞師照在京例分三等廩給其募到樂正掌事掌器自六月一日教習引舞色長文武舞頭舞師并分詣樂工等自八月一日教習所貴樂藝精熟不至疎鹵而樂工漸集

十四年正旦朝會始陳樂舞在庭公卿奉觴獻壽據元豐詳定朝會樂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樂隨歌而發第二爵笙入乃奏瑞曲惟吹笙而餘樂不作第三爵奏瑞曲堂上歌堂下笙一歌一吹相間第四爵合樂仍奏瑞曲而上下之樂交作今悉做舊典首奏和安次奏嘉禾成文滄海澄清瑞粟呈祥三曲其樂專以太簇為宮太簇之律生氣湊達萬物於三統為人

正於四時為孟春故元會用之

時命給事中段拂等討論景鍾制度按大晟樂書黃帝有五鍾一曰景鍾景者大也黃鍾者樂之所自出而景鍾又黃鍾之本故為樂之祖惟天子郊祀上帝則用之自齋宮詣壇則擊之以召至陽之氣氣既聞聲闕眾樂乃作祀事既畢陸輦又擊之

是年內出御製郊祀大禮天地宗廟樂章及詔宰執學士院兩省官刪脩郊祀大禮樂章付太常肄習天子親祀南郊圓鍾為宮三奏黃鍾為角一奏太簇為徵一奏姑洗為羽一奏樂凡成六歌景安用文德武功之舞饗明堂夾鍾為宮三奏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各二奏樂凡九成歌誠安用右文化成威功睿德之舞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圓鍾為宮三奏黃鍾太簇姑洗各一奏凡六成所奏樂與南郊同歌興安



用發祥流慶降直觀德之舞前一日朝饗太廟黃鍾爲宮三奏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皆二奏樂凡九成歌興安所用文武二舞與南郊同僖祖廟用基命之樂舞翼祖廟用大順之樂舞宣祖廟用天元之樂舞太祖廟用皇武之樂舞太宗廟用大定之樂舞真宗仁宗廟樂舞曰熙文曰美成英宗神宗曰治隆曰大明哲宗徽宗欽宗廟樂舞曰重光曰承元曰端慶皆以無射宮奏之每歲祀昊天上帝者凡四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饗明堂冬至祀圜丘是也圜鍾爲宮樂奏六成與南郊同乃用景安之歌帝臨嘉至神嫉錫羨之舞祀地祇者二夏至祀皇地祇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樂奏八成乃用寧安之歌儲靈錫慶嚴恭將事之舞立冬後祀神地祇樂奏八成歌寧安與祀皇地祇同名而異曲用廣生儲祐厚載凝福之舞孟春上辛祀感生帝

赤標怒其歌大安其樂舞則與歲祀昊天同三年一禘及時饗太廟九成之樂興安之歌與大禮前事朝饗同而用孝熙照德禮洽儲祥之舞太社太稷用寧安八成之樂與歲祀地祇同至於親御翰墨製贊宣聖及七十二弟子以廣先朝崇儒右文之聲天子視學親行酌獻定釋奠爲大祀用凝安九成之樂郡邑行事則樂止三成云他如親饗先農親祀高禩則敞壇壝奏樂舞按習於同文館法惠寺親耕藉田則据宣和舊制陳設大樂而引呈耒耜護衛耕根車儀仗鼓吹至以二千人爲率先農用靜安高禩樂用景安皇帝親行三推禮樂用乾安

孝宗乾道元年郊祀詔禮文依藝祖乾德郊天例務從省約於是肄樂工伎率至減半壇下宮架二百七人省十之一琴二十人瑟十二人各省其半笙簫笛可省者十有八人箎埙可省者



一十人其閑慢樂色量省人數

淳熙六年行明堂禮命禮官參酌南郊明堂註用紹興成憲而兼酌元豐大觀舊典定為後世法程其用樂作止之節前三日太常設登歌於壇上稍南北向設宮架於壇南內壝之外立舞表於鄱綴之間明堂設於堂上前前一日設協律郎位二一於壇上樂簾西北一於宮架西北押樂官位二太常丞於登歌樂簾北太常卿於宮架北省牲之夕押樂太常卿及丞入行樂架叶律郎展視樂器祀之日樂正率工人二舞以次入皇帝乘輿自青城齋殿出樂正撞景鍾降輿入大次景鍾止明堂不用景服大裘衮冕自正門入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工鼓祝宮架乾安之樂作凡升降行止皆奏之明堂奏儀安至午階版位西向立協律郎偃麾明堂下階下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而後作偃麾而後止禮儀使奏請行事宮架作景安之樂明堂作誠安文舞進左承

相等升詣神位前樂作六成止皇帝執大圭再拜內侍進御匣悅宮架樂作脫手畢樂止禮儀使前導升壇宮架樂作至壇下樂止升自午階明堂升自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登歌嘉安之樂作明堂至堂奠鎮圭奠玉幣于上帝樂止詣皇地祇太祖太宗神位前如上儀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明堂降自階宮架樂作至版位樂止奏俎官樂正門宮架豐安之樂作明堂作跪奠俎訖樂止內侍以御匣悅進宮架樂作脫手拭爵樂止禮儀使導升壇宮架樂作至午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明堂無壇登歌僖安之樂作明堂作詣神位前三祭酒少立樂止讀冊皇帝再拜每詣神位並如之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樂止奏請還小次宮架樂作入小次樂止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明堂作舞者立定樂止亞獻升詣酌尊所西向立宮架正安之樂作明堂皇太子為亞獻作穆



安三祭酒以次酌獻如上儀樂止終獻亦如之奏請詣飲福位  
宮架樂作至午階登歌樂作將至位樂止登歌僖安之樂作明  
安作非飲酒福禮畢樂止禮儀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  
架樂作至版位立樂止明堂不降階徹豆登歌熙安之樂作明堂作  
送神宮架景安之樂作一成止明堂作誠安詣望燎望瘞位宮架樂  
作至位樂止明堂有瘞無瘞瘞畢還大次宮架乾安之樂作明堂作  
至大次皇帝乘大輦出大次樂正撞景鍾鼓吹振作降輦還齋殿  
景鍾止百官宗室班賀于端誠殿奏請聖駕進發軍樂引導至  
麗正門大樂正令奏采茨之樂進入門樂止明堂就賀于紫廼宸殿不奏采茨  
御麗正門肆赦前期太常設宮架樂于門之前設鈺鼓于其西  
皇帝升門至御閣大樂正令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乾安之  
樂作升御座樂止金雞立太常擊鼓因集鼓聲止宣制畢大樂  
正令撞黉賓之鍾右五鍾皆應皇帝還御幄樂止乘輦降門作

樂引道至文德殿降輦樂止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太常寺大樂局祀天神祭地祇饗宗廟  
應用大樂名件凡三十四種歌色一也笛色三也埴色三也  
箎色四也笙色五也簫色六也編鍾七也編磬八也鐃九  
也特磬十也五琴色十一也瑟色十二也祝敔十三也搏拊  
十四也晉鼓十五也建鼓十六也鞀應鼓十七也雷鼓祀天  
十八也雷鼗鼓同十九也靈鼓祗用二十也靈鼗鼓同二十  
一也露鼓饗宗廟用二十二也露鼗鼓二十三也雅鼓二十四也  
相鼓二十五也單鼗鼓二十六也旌纛二十七也金鈺二十  
八也金鐃二十九也單鐃三十也雙鐃三十一也鏡鐃三十  
二也奏座三十三也麾幡三十四也此外又有景鍾者天子  
親祀上帝則用之非祠官所常用

寧宗嗣位禮樂之事遵式舊典未嘗敢有改作先是孝宗廟奏



用大倫之樂舞光宗祔廟奏用大和之樂舞詔恭依

上初纂承當中興六七十載之間士多嘆樂典之久墜類欲蒐講古制以補聖世遺軼於是姜夔進大樂議于朝夔言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鍾鐃景鍾有特磬玉磬編磬三鍾三磬未必相應填有大小簫篪遂有長短笙箏之簧有厚薄未必合度琴瑟絃有緩急燥濕軫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調總衆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鍾不知其果應否樂曲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鍾奏而聲或林鍾林鍾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八音之中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調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又琴瑟聲

微常見蔽於鍾磬鼓簫之聲匏竹土聲長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一句而鍾四擊一字而竽一吹未叶古人槁木貫珠之意况樂工苟焉占籍擊鍾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属比年人事不和天地多忒由大樂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氣也宮爲君爲父商爲臣爲子宮商和則君臣父子和徵爲火羽爲水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宅常使水聲衰火聲盛則可助南而抑北宮爲夫徵爲婦商雖父宮實徵之子常以婦助夫子助母而後聲成文徵盛則宮唱而有和商盛則徵有子而生生不窮休祥不召而自至災害不被而自消聖主方將講禮郊見願詔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用樂曲條理五音彙括四聲而使之叶和然後品擇樂工其上者教以金石絲竹匏土歌詩之事其次教以



憂擊干羽四金之事其下不可教者汰之雖古樂未易遽復而追還祖宗盛典實在茲舉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三十一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三十一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明蘄陽馮天馭應房校刊

樂考 歷代製造律呂

黃帝使伶倫取竹於嶰溪之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六雌鳴六詳及註見後卷虞舜同律度量衡

周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典同掌六律六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故書同作銅鄭司農云陽律以竹為管陰律以銅為管竹陽也銅陰也各順其性玄謂律述氣者也同助皆以銅為之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數度廣長也齊凡和樂亦如之故謂調其器也



漢文帝令丞相北平侯張蒼始定律歷

太史公律書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

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

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

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兵書云夫戰太師吹律合商則戰

宮則軍和主卒同心徵則將急軍事張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志

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焉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

哉云云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

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

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正義曰朝鮮

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即古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

擁兵阻阨選蠕觀望吃音尼賁反選音思充反蠕音充反

朝鮮地時朝鮮王滿據之也也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

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

文曰朕能任衣冠正義曰朕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

室共不羞耻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

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

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

荷戈日父正義曰荷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

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比陲為功多矣且無議兵

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

鳴雞吠犬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又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

亂故百姓遂安自言六七十翁亦未嘗至於市井游敖嬉戲

如小兒狀孔子所謂有德君子者耶

永嘉陳氏曰律呂之法起於黃帝氏律呂之說定於太史

公知黃帝氏之法而不知太史公之說則難與制律知太



史公之說而未知黃帝氏之法則雖未能制律而不害其為律矣何者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制十二之管吹陽律以候鳳吹陰律以擬凰而十二律之法由是而定信乎起於黃帝氏者也黃帝氏之法雖存而太史公之說未出則天下之人雖知律之不可闕於樂而不知所以制律之本雖知律之不可廢於度量衡而不達所以制律之意本不知而意不達則雖斷竹鑄鍾定形穴竅區區用上黨之黍分其長短而較其合否窮日夜之力以為之未見其能定也然則太史公之說果安在哉蓋太史公之為律書也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於漢之文帝尤加詳焉既曰陳武請伐朝鮮而文帝以謂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由是而天下富庶雞鳴狗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矣又曰文帝之時能不擾亂由

是而百姓遂安耆老之人不至市廛遊敖嬉戲如小兒狀嗚呼若太史公者可謂知律呂之時而達制律之意者也何則當文帝時偃兵息民結和通使而天下安樂則民氣歡洽陰陽協和而天地之氣亦隨以正苟制度以候之其氣之相應自然知吾律之為是其氣之不合自然知吾律之為非因天地之正氣以定一代之正律律有不可定者乎古人所謂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殆謂是歟然則律呂之說豈非定於太史公者

武帝正樂置協律之官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

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韋玄成試問房樂府房對受學於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主去減上下相生終於



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族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月令章句曰以姑洗為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月令章句曰律率也聲之管也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二月之聲然後以效升降之氣鍾難分別乃截竹為管謂之律。律者清濁之率法也審聲之清濁所以制長短律為制也。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此之謂也房又曰竹聲不可以調度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 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前善註曰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粗然絃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絃令與黃鍾相得案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

朱子語錄文蔚問國語云律者立均出度韋昭註云均謂均鍾木長七尺係之以絃不知其制如何曰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鍾為宮便以林鍾為徵太族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這七律自為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先須吹律便眾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做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為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絃一絃是全律黃鍾只是散聲又自黃鍾起至應鍾有十二絃要取甚聲用柱子來逐弦分寸上柱定取聲立均之意本是如是

平帝元始中王莽秉政徵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



歌典領條奏言之最詳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  
量五曰權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効之於氣物  
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數者一十百千  
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筭其命師古曰逸書也言王者統  
業先立筭數本起於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孟康曰黃  
鍾千之律也子數一太極元氣含三為一是以一數變而為三也  
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孟康曰初以子一乘五三餘則轉  
是積數也五行陰陽變化之數備於此也其筭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  
枚而成六觚為一握蘇氏曰六觚六角也度角至角至度一寸  
數實九其表六九五十四筭中積凡得二百七十一枚徑象乾坤黃鍾之一而長象坤呂  
林鍾之長張晏曰林鍾長六十章昭曰黃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孟康曰以四十  
乾乾之策數二百一十六以成六爻是為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曆生律張晏曰推曆十二

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張晏曰準水平量探頤索  
隱鈎深致遠莫不用焉師古曰頤亦深也索亦求也度長短者不失毫釐孟  
師古曰毫也毫也十毫為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形陰陽之始也四  
圭曰撮三指撮之也孟康曰六十權輕重者不失黍粟孟康曰  
四黍為圭師古曰撮音舍括反權應劭曰十黍為象十象為一鍊師古  
日象音來曳反此字讀亦音纍纍之纍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  
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筭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義  
和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詳見後  
篇律十有二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常掌之度者分寸尺丈  
引也所以度長短也職在內官內官署各百官表之內官長丞  
廷尉掌之法屬廷尉量者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職在  
太倉大司農掌之權衡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  
平輕重也職在大行鴻臚掌之平均典宜齊一遠近故在鴻  
律度量衡用銅者各自名也取銅者以合於同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

律度量衡用銅者各自名也合於同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



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因竹為引者事之宜也引長十丈高一分廣六分唯竹篾柔而堅為宜耳

後漢肅宗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宣宣通習願召官補學官主調樂器詔從之太史丞弘試十二律其中其四不中其云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施弦候部莫知復見

靈帝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弦緩急也音不可書以時人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太權常數及候氣而已夫五音生於陰陽分為十二律轉生六十皆所以紀斗氣效

物類也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即律也陰陽和則景至律應氣則災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至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景候鍾律權土灰放陰陽冬至陽氣至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麩賓通土灰重而衡低淮南子曰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故及輕濕故及重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易緯至人主不出宮寢兵從樂五日擊黃鍾之磬公卿大夫列士之意得則陰陽之畧如度夏至之日如冬至之日如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畧畧如度者其歲美人民和順畧不如度者則歲惡人民多謫言政令為之不平畧進則水畧退則旱進一尺則日食退一尺則月食月食則正人道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正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草灰抑其半端葭草出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其如曆月令章句曰古

樂考

卷之三

五



樂考律呂  
之為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數正則音亦正矣鍾以斤兩尺寸中所容受升斗之數為法律亦以寸分長短為度故曰黃鍾之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其餘皆補短雖大小圍數無增減以度量者可以文載口傳與眾共知然不如耳決之明也

魏武帝時杜夔精識音韻為雅樂郎中令鑄銅工柴玉有巧思多所造作為時人所知夔令玉鑄鍾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贗之謂夔清濁任意訴於魏武取所鑄鍾雜參更試然後知夔為精妙而玉之謬也

晉武帝時張華荀勗校魏杜夔所造鍾律其聲樂多不諧合乃出御府古今銅竹律二十五銅尺銅斛七具校減新尺短夔尺四分因造十有二笛笛具五音以應京房之術笛體之音皆各用蕤賓林鍾之角短則又倍之二笛八律而後成去四分之一而以本宮管上行度之則宮宀也因宮宀以本宮徵管上行度之則徵宀也各以其律展轉相隨宀疎密所宜置之或半之

或四之以調律呂正雅樂正會殿庭作之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謂勗為暗解  
初勗常於路逢趙賈人牛鐸及掌樂事律呂木果得時阮咸善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心譏勗新律聲高以謂高近哀思不台中和每公會作樂勗自以為遠不及咸常意咸謂之不調以為異已乃出咸為始平相後有田夫耕於野得周玉尺勗以校已所理鍾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咸之妙

宋元嘉中太史錢樂之以為京房六十律上下相生終於南事乃因京房南終之餘更生三百律至梁博士沈重鍾律議曰易以三百六十策當暮之日此律曆之數也淮南子云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此則自古而然矣重乃依淮南本數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以為一部



以一部律數為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為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  
各一律所建日辰分數也以此分配七音則建日冬至之聲黃  
鍾為宮太簇為商林鍾為徵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  
徵五音七聲於斯和備其次日建律皆依次類運行當日者各  
自為宮而宮徵亦以次從以攷聲徵氣辨識時序萬類所宜各  
順其節自黃鍾終於壯進一百五十律皆三分損一以下生自  
依行終於億兆二百九律皆三分益一已上生唯安運一律為  
終不宜其數皆取黃鍾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本以  
九三為法各除其實得寸分及小分餘皆委之即各其律之長  
也脩其律部則上生下生宮徵之次也今累其各次云

黃鍾一部三十四律每律直三十一 太呂一部二十七律

每律直一及二 太簇一部三十四律 林鍾一部三

十七分日之三 夷則一律二十七律 南呂一部三十四律

無射一部二十七律 應鍾一部二十八律

梁武帝素善鍾律詳悉舊事遂自制定禮樂又立為四器名之  
為通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  
三弦一曰玄英通應鍾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  
差強黃鍾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大呂絃用二百五十二絲  
長八尺四寸三分差強二曰青楊通太簇絃用二百四十絲長  
八尺夾鍾絃用二百二十四絲長七尺五寸弱姑洗絃用一百  
四十二絲長七尺一寸一分強三曰朱明通中呂絃用一百九  
十九絲長六尺六寸六分弱蕤賓絃用一百八十九絲長六尺  
三寸二分強林鍾絃用一百八十絲長六尺四寸四曰白藏通  
夷則絃用一百六十八絲長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呂絃用一百  
六十絲長五尺三寸二分大強無射絃用一百二十九絲長四尺  
九寸一分強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又制

卷之三十一 律呂通考



為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大呂笛長三尺六寸太簇笛長三尺四寸夾鍾笛長三尺二寸姑洗笛長三尺一寸中呂笛長二尺九寸蕤賓笛長二尺八寸林鍾笛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尺六寸南呂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用笛以寫通聲飲古鍾玉律并周代古鍾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

後魏孝明帝神龜元年有陳仲孺自江南歸魏頗閑樂事請依前漢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有司問仲孺言前被符問京房准定六十律之後雖有器存曉之者渺至後漢嘉平末張光等猶不能定絃之緩急聲之清濁仲孺授自何師出何典籍而云能曉答曰仲孺在江左之日頗愛琴又嘗覽司馬彪所撰續漢書見京房准術成數昭然而張光等不能定仲孺不量庸昧切有意焉遂竭愚思錯研甚久雖未能測其機妙至於聲韻頗有所得

度量衡曆出自黃鍾雖造管祭氣經史備存但氣有盈虛悉有巨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源諒亦難定此則非仲孺淺識所敢聞之至於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至於清濁相宣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閑准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五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必至乖謬按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是謂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為宮而商角徵羽以類從之尋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宜清若依公孫崇上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為宮清濁悉定非唯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鍾為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



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林鍾爲徵則一任相順若均之八音猶  
須錯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爲宮大呂爲商蕤賓爲徵則徵  
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夷則十二律中唯得取中  
呂爲徵其商角羽並無其韻若以中呂爲宮則十二律內全無  
所取何者中呂爲十二之窮變律之首依京房書中呂爲宮乃  
以去滅爲商執始爲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爲宮猶用林  
鍾爲商黃鍾爲徵何由可諧仲孺以爲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  
准不妙若如嚴嵩父子心賞清濁是以爲難其依按見尺作准  
調弦緩急清濁可以意推耳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畧舊誌唯云  
准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九寸調中一絃令與黃  
鍾相得按畫以求其聲遂不辨准須柱以求柱有高下絃有精  
細餘十二絃復應若爲致令攪者迎前拱手又按房准九尺之  
內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內爲萬九千六百八

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爲准一寸之內亦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分然則於准一分之內乘爲二千分又爲小分以辨強弱中間  
是促雖離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之雖然仲孺私曾考驗但前  
却中柱使入常准尺分之內相生之韻已自應合然分數既微  
器宜精妙其准平妙直須如停水其中絃一柱高下須與二頭  
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不得舉絃又中絃粗細與  
琴宮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以軫調聲今與黃鍾一管相合中  
絃下依數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弦須拖柱如箏又凡  
絃皆須素張使臨時不動則於中絃按畫一周之聲度若十二  
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  
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調以宮爲主清調商爲主  
平調以角爲主然後錯採衆聲以文飾之如錦繡自上代以來  
消息調准之方並史文所畧出仲孺愚思若事有乖此聲則不



和平仲孺尋之分數精微如波之絃急緩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視掌上不知藏中有准既未識其器又安能施絃也且遂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毫釐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尋竒哉但仲孺自省庸淺才非瞻足正可粗識音韻纔言其理致耳時尚書蕭寶夤又奏金石律呂制度調均自古以來或通曉仲孺雖粗述而學不師授云出已心又言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違用舊之旨輕欲製造臣切思量不合依許詔曰禮樂之事豈非常人能明可如所奏

北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常與人對話則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

焉

隋文帝開皇二年詔求知音之士參定音樂沛國公鄭譯言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常求訪終莫能通初周文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為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宜若合符一曰婆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南宮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五曰沙臘華言應聲也即徵聲也六曰般瞻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箏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譯音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音之名且作七調以華言譯之且者則謂之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簇南呂姑洗五均以外七律更無調聲遂因其所



拾琵琶絃柱相欽為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大樂所奏林鍾之宮應用林鍾為宮乃用黃鍾宮聲應用南宮為商乃用太簇為商應用應鍾為角乃取姑洗為角故林鍾一宮七聲三聲並戾其十一宮七十七音例皆垂越莫有通者又以編懸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聲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譯因作書三十餘篇明其旨趣至是譯以其書宣示朝廷并立議正之有萬寶常者妙達鍾律徧解六音常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文帝後召見問鄭譯所定音樂可否對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遂極言樂聲哀怨淫故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上遂從之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於譯調二律并撰六樂譜十四卷論八音旋

相為宮之法改絲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千八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後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時創立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為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為時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駁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感人及月令所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宮變徵又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准此而言每應宮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為七調七調之所作出未詳譯答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歷志天地人及四時調之七始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太簇為人始是為三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南呂為秋應鍾為冬是為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為七今若不以二變為調曲則是冬窳聲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於是眾從譯議譯又與夔俱云按今樂府黃鍾乃以林鍾



爲調首失君臣之義清樂黃鍾宮以小宮變徵互爲相生之道  
今請推黃鍾爲調首清樂去小呂還用蕤賓爲變徵衆皆從之  
夔又與譯議欲累黍立分正定律呂時以音樂久不通譯夔等  
一朝能爲之以爲樂聲可定而何安舊以學聞推爲儒首帝素  
不悅學不知樂安又耻已宿儒不逮譯等欲沮壞其事乃立議  
非十二律還相爲宮曰經文雖道旋相爲宮恐是直言其理亦  
不通隨月用調是以古來不取若依鄭玄及司馬彪須用六十  
律方得和韻今譯惟取黃鍾之正宮兼得七始之妙義非止金  
石諧韻亦乃篋簾不繁可以享百神可以合萬舞矣而又非其  
七調之義曰近代書記所載縵樂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調之  
聲其來久矣請存三調而已時牛弘總知樂事不能精究音律  
實常又脩洛陽舊典言幼學音律師於祖孝徵知其上代脩調  
古樂周之璧瑟殷之崇牙懸入角七盡依周禮備矣所謂正聲

又近前漢之樂不可廢也是時競爲異議各立朋黨是非之理  
紛然殺亂或欲各令脩造待成擇其善者而從之安恐樂成善  
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遂先曰黃鍾者以象人君之德及奏黃  
鍾之調帝曰洋洋和雅甚與我會安因陳用黃鍾一宮不假餘  
律帝大悅班賜安等脩樂者自是譯等議寢帝又遣毛爽及蔡  
子元干普明等以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屋之內以木爲案十  
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于按上而以土埋之上平  
於地中實葭莖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地氣至與律宜符則  
灰飛衝素散出于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  
氣則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  
一月纔飛少許者帝異之問牛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爲和氣灰  
全出爲猛氣吹灰不能出爲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  
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帝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



別而有異也今十二月律於一歲內應並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對

致堂胡氏曰音五爾而律呂十有二猶十二支而配十干所以變而不窮也律呂陰陽也闕一則不和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今獨奏黃鍾而不用餘音是有君而無臣無民無事無物其為君也不亦亢乎何爰佞人也逢迎周宣立五后者隋文豈不知之而命以典樂爰能採其主猜防克忌之微而尊隆君道寓意於黃鍾帝果悅而從之遂使古樂盡廢後世無所考焉其害豈不甚哉且禮樂曆說有國之大事也王澤滅息易學不傳有欲議禮則紛如聚訟有欲脩樂則諂承君意有欲正曆則必請殺異已者竟不能復三代之正况欲行先王之道乎夫論事莫驗於成敗之效萬寶常妙達鐘律樂聲雅淡必近古

矣而為蘇威父子所抑及太常樂成寶常聞之曰亡國之音也淫厲而哀天下將盡矣不二十年而其言驗向使隋文以五音不可偏廢折何爰鄭譯牛弘之徒而專委寶常製作雖不能救隋之亡而先代正音必不至泯絕於隋世矣雖知寶常知樂之聲音而未知樂之道也如知樂之道則其將死當以其書授之好樂者使傳於後而以不遇遂焚其書無庸博易良油然和樂之心故曰不知樂之道也

唐高祖初受禪未遑改創樂府尚用隋氏舊文至武德九年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孫正雅樂孝孫以梁陳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大唐雅樂以十二月各順其律旋相為宮製十二和之樂合三十二曲八十有四調

周禮有旋宮之義亡絕已久莫能知之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也

太宗貞觀初張文收善音律常覽蕭吉樂譜以為未甚詳悉乃



取歷代沿革截竹爲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太宗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大樂有古鍾十二近代唯用其七餘有五鍾仍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樂者皆響徹時人咸伏其妙尋授協律郎及孝孫卒文收復採三禮更加厘革依周禮祭昊天上帝以圜鍾爲官詳見雅樂既成文收復請重正餘樂帝不許曰朕聞人和則樂清隋末喪亂雖改音律而樂不和若百姓安樂金石自諧矣文收既定樂復鑄律銅三百六十皆藏於大樂署

總章中潤州得玉磬以獻張文收扣其一曰是晉某歲閏月造者得月數當十三今闕其一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下州求之如言而得裴知古武太后朝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切云此人當墜馬好事者隨觀之行未半里馬驚墮地死常觀人迎婦聞婦珮玉聲曰此婦人不利姑是日

姑有疾竟亡其知音皆此類也近代言樂衛道弼爲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曹紹夔次之夔弼皆爲太樂令享北郊監享御史有怒於夔欲以樂不和爲之罪雜扣鍾聲使夔聞名之無誤者由是反歎伏又洛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尋以告俄擊齋鍾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與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冀其或効乃具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鑿磬數處而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紹夔云此磬與鍾律合故擊彼此應僧大喜疾亦愈

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得律一因中官李輔國獻之云太常諸樂調皆下不合黃鍾請悉制諸鍾帝以爲然乃悉取太常諸樂器入于禁中更加磨剡凡二十五日而成御三殿觀之以還太常然以漢律致之黃鍾乃太族也當時議者以爲非是



周世宗顯德六年樞密使王朴上疏曰臣聞作於人心成聲於物聲氣既和反感於人心者所假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之聲為樂之端也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鍾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為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音著之於歌頌將以奉天地事祖宗和君臣接賓旅恢政教厚風俗以其功德之形容告於神明俾百代之後知邦國之所由行者也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宮聲廢洎東漢雖有太子丞鮑鄴興之亦人忘而音息無嗣續之者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聲其餘五調謂之啞鍾蓋不用故也唐太宗有知人之明善復古道乃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宮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在懸之器方無啞者所以知太宗之道與三五

同功焉安史之亂京都為墟器之與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漸多紕繆逮乎黃巢之餘工器俱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亡集官酌詳終不知其制度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案周官考工記之文鑄鍾十二編鍾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懸者是也雖有樂器之狀殊無相應之和逮乎偽梁後唐歷晉與漢皆享國不遠未暇及於禮樂至于十二鏞鍾不問聲律宮商但循環而擊之編鍾編磬徒懸而已絃竹匏土僅七聲作黃鍾之宮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四調於是乎泯滅樂之缺壞無甚於今陛下天縱文武奄宅中區思復三代之風臨視樂懸親自考聽知其忘失深動上心乃命中書舍人竇儼察詳太常樂事不踰月調品八音粗加和會以臣曾學律曆宣示古今樂錄令臣討論臣雖不敏敢不奉詔遂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為黃鍾之管與見在黃鍾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



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為衆管至吹用聲不便乃作律准十  
三絃宣聲長九尺張絃各如黃鍾之聲以第八絃六尺設柱如  
林鍾第三絃八尺設柱為太簇第十絃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為  
南呂第五絃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為姑洗第十二絃四尺七寸  
五分設柱為應鍾第七絃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為蕤賓第二絃  
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為大呂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為夷  
則第四絃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為夾鍾第十一絃五尺一分設  
柱為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為中呂第十三絃四尺  
五寸設柱為黃鍾之清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為均為均之主  
者惟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  
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  
四調歌奏之曲由之出焉旋宮之聲久絕一日而補出臣獨見  
恐未詳悉望下中書門下集百官及內外知音者較其

後依調製曲八十四調曲有數百今見存者九曲而已皆謂之  
黃鍾之宮聲其餘六曲錯雜諸調蓋傳習之誤也唐初雖有旋  
宮之樂至於用曲多與禮文相違既不敢用唐為則臣又憤學  
獨力未能備究古今亦望集多聞知禮樂者上本古典下順常  
道定其義理於何月行何禮合用何調曲聲數長短幾變幾成  
議定而製曲方可又長行用所補雅樂旋宮八十四調并所定  
尺所吹黃鍾管所作律准謹並上進乃詔尚書省集百官詳議  
兵部尚書張昭等議於太常寺命太樂令賈峻奏王朴新法黃  
鍾調七均音律和諧不相凌越其餘十一管諸調望依新法教  
習以備禮寺施用從之

宋太祖皇帝以雅樂聲高詔有司重加攷正時判太常寺和峴  
上言古聖設法先立尺寸作為律呂三分損益上下相生取舍  
其音謂之形器但以尺寸長短非書可傳故累桓黍求為準的



後代試之或不符會西京銅望臬可較古法即今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是也及以王朴所定尺比較短於石尺四分作樂聲之高蓋由於此况影表測於天地則管律可以準繩上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并黃鍾九寸之管命工人校其聲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桓黍累尺校律亦相符合由是重法十二律管雅樂和暢

仁宗時馮元等上新脩景祐廣樂訖時鄧保信阮逸胡瑗等亦奏造鍾律詔翰林學士丁度等取保信逸瑗等鍾律詳攷得失度等上議以為黍有圓長大小而保信所用者圓黍又首尾相銜逸等上用大者故再考之即不同尺既有差故難以定鍾磬謹詳古今之制自晉至隋累黍之法但求尺裁管不以權量察校故歷代黃鍾之管容黍之數不同惟後周掘地得古玉斗據斗造律兼制權量亦不同周漢制度故漢制有備數和聲審度

嘉量權衡之說悉起於黃鍾今欲器數之制參伍無失則班志積分之法為近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自戾本法保信今尺以圓黍累之及首尾相銜又與實龠之黍再累成尺不同又言歲有豐儉地有肥瘠就令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黍校驗亦復不齊是蓋天物之生理難均一古之立法存其大槩耳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參校焉晉泰始十年荀公曾等校定尺度以調律是謂晉之前尺公曾等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當時以公曾尺揆校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前史稱其用意精密隋志所載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晉之前尺為本以其與姬周之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相合切惟周漢二代享年永久聖賢制作可取則焉而隋氏鑄毀金石典正之物罕復存者夫古物之有分寸明



樂律 文獻通考卷百五十一  
著史籍可以酬驗之。惟有漢錢而已。周之圜法歷載曠遠莫得而詳。秦之半兩實重八銖。漢初四銖。其文亦曰半兩。孝武之世始行五銖。下暨隋朝。多以五銖為號。既歷代尺度屢改。故小大輕重鮮有同者。又盜鑄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當校其首足肉好長廣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然有唐享國三百年。其制度法度雖未逮周漢。亦可謂治安之世。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當依漢錢分寸。若以為太祖膺圖受禪。創制垂法。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脩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古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有妙達鍾律之學者。俾攷正之。以從周漢之舊可也。乃詔罷其議。

宋祁田况薦益州進士房庶曉音。祁上其樂書補亡三卷。召詣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

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之來。累黍為尺。以製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鍾也。且漢志云：一為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為尺。則律定矣。直祕閣范鎮是之。乃為言曰：照以縱黍累赤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瑗以橫黍累赤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七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為黃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為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說。為是。蓋累黍為尺。始失之於隋書。當時議者以其容受不合。棄而不用。及隋平陳。得古樂器。高祖聞而嘆曰：華夏舊聲也。遂傳用之。至唐祖孝孫張文收號稱知音。不能更造。律止沿隋之古。樂制定。聲器朝廷久以鍾律未正。屢下詔書。博訪群議。冀有所獲。今庶所言以律生尺。誠眾論所不及。



請如其法試造尺律更以古器參攷當得其真乃詔王洙與鎮同於脩制所如庶說造律尺龠律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龠徑九分深一寸尺起黃鍾之長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樂高古樂五律比律成以爲今所用黍非古所謂一桴二米黍也尺比橫黍所累者長一寸四分庶又言古有五音而今無正徵音國家以火德王徵厲火不宜闕今以旋相五行相生法徵得音又言尚書同律度量衡所以齊一風俗今太常教坊鈞容及天下州縣各自爲律非書同律之義且古者帝王巡狩方岳必攷禮樂同異以行誅賞謂宜頒格律自京師及州縣母容輒異有擅高下者論之帝召輔臣觀庶所進律尺龠又令庶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爲宮事令撰圖以進其說以五正二變配五音迭相爲主行之成八十四調舊以宮徵商羽角五音次第配七聲然後加變宮變徵二聲以足之庶推以旋相之

法謂五行相戾非是當改變徵爲變羽易變爲閏隨音加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爲宮而五行相生終始無窮詔以其圖送詳定所庶又論吹律以聽軍聲者謂以五行逆順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說畧矣是時瑗逸制樂有定議乃補庶試秘書省校書郎遣之鎮又上書曰陛下制樂以事天地宗廟以揚祖宗之休茲盛德之事也然自下詔以來及今三年有司之論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竊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之生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道也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筭數也權衡也鍾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爲得今皆相戾而不相合則爲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無形之聲音其和安可得哉謹條十者非是之驗惟裁擇焉按詩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誕降者天降之也許慎云



秬一稔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後漢任城縣產秬黍三斛八斗實  
皆二米史官載之以為嘉瑞又古人以秬黍為酒者謂之秬鬯  
宗廟降神惟用一尊諸侯有功惟賜一卣以明天降之物世不  
常有而可貴也今秬黍取之民間者動至數斛秬皆一米河東  
之人謂之黑黍設有真黍以為取數至多不敢送官此秬黍為  
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空徑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容千  
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徑三分四厘六毫圍十分三  
厘八毫是圍九分外大其一分三厘八毫而后容千二百黍除  
其圍廣則其長止七十六分二厘矣說者謂四厘六毫為方分  
古者以竹為律竹形本圓而今以方分置筭此律之為非是二  
也又按漢書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鍾之長又云九十分黃鍾之  
長者據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之施於量曰黃鍾之龠施  
於權衡則曰黃鍾之重施於尺則曰黃鍾之長今遺千二百之

數而以百黍為尺又不起於黃鍾此尺之為非是三也又按漢  
書言龠其狀似爵爵謂爵琖其體正圓故龠當圓徑九分深十  
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與律分正同今龠乃方一寸  
深八分一厘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筭也此龠之非是四  
也又按周禮鬴法方尺圓其外深尺容六斛四升方尺者八寸  
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別按周  
禮壁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尺壁羨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  
度尺以為尺則八寸十寸俱為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  
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十四寸為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  
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尺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  
知以八寸尺為鬴之方十寸尺為鬴之深而容六斗四升千二  
百八十龠也積實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今鬴方尺積千寸此  
鬴之非是五也又按漢書斛法方尺圓其外容十斗旁有甔焉

樂考 律呂 文獻通考卷百三十一 其



當隋時漢斛尚在故隋書載其銘曰律嘉量斛方尺圓其外廐九厘五毫羈百六十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算法圓分謂之徑圍方謂之方斜所謂徑三圍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圓分而以方法筭之此筭數非是七也又按權衡者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鬴其重一鈞聲中黃鍾漢之斛其重二鈞聲中黃鍾鬴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輕重者欲見薄厚之法以攷其聲也今黍之輕重未真此權衡爲非是八也又按鳧氏爲鍾大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今無大小厚薄而一以黃鍾爲率此鍾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爲磬倨句一鉦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蓋各以其律之長短爲法也今亦以黃鍾爲率而無長短薄厚之別此磬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之物也易見者也使其一不合則未可以爲法况十者之

皆相戾乎臣固知其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請以臣章五有司問黍之二米與一米孰是律之空徑三分與三分四厘六毫孰是律之起尺與尺之起律孰是龠之圓制與方制孰是鬴之方尺圓其外深尺與方尺孰是斛之方尺圓其外廐旁九厘五毫與方尺深尺六寸二分孰是筭數之以圓分與方外孰是權衡之重以二米秬黍與一米孰是鍾磬依古法有大小輕重長短薄厚而中律與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是不是定然後制龠合升斗鬴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後下詔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後可以爲量爲鍾磬量與鍾磬合於律然後可以爲樂也今尺律本末未定而詳定脩制二局工作之費無慮千萬計矣此議者所以云云也然議者不言有司論議依違不決而顧謂作樂爲過舉又言當今宜先政令而禮樂非所急此臣之所尤惑也倘使有司合禮樂之論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親臨決



之顧於政令不已大乎

元祐初鎮用房庶律法上所定樂下詔褒美楊傑言按爾雅秬黑黍秬一稔二米法律有用秬黍之文無用秬之說以為必得秬然後制律未之前聞也鎮所造銅量斛在上斗在下左耳為升右耳上為合下為龠上三下二與漢制符矣漢志量聲中黃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孟康曰反斛聲中黃鍾覆斛亦中黃鍾之宮臣叩鎮所造銅量其聲不與黃鍾合則非漢制也黃帝命伶倫斷竹節兩間聽鳳之鳴以為律呂此造律之本也初無用黍之法至漢制乃有用黍之制鎮以為世無真黍乃用大府尺以為樂尺而又下一律有奇其實下舊樂三律矣其可用乎鎮樂律卒不行

司馬光君實與范鎮景仁往反論鍾律書 君實書云蒙示房生尺法云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

秬黍中者一黍之起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誤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尺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厘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為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為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來盛稱此論以為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謬祛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夫按累黍求尺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眾曾不寤也又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



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  
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水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  
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則爲新尺一丈二尺得  
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  
先累黍爲尺而後制律返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  
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嚮使古之律存則歛其聲  
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  
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  
與黍將何從生耶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爲  
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  
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  
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  
黍將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

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  
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合  
者爲黃鍾之律是則律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捨彼用  
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  
三分四厘六毫此四厘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  
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圍  
二十有二分也古之爲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太煩則上下輩  
之所爲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厘六毫不及半分故棄之  
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戴死空之處而欲  
責其絲忽不差耶景仁曰生一千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爲  
九寸取其三分以爲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  
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量變  
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



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爲法何得度法獨用一黍光按黃鍾所  
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  
權衡量與衡据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不可至於度法止於  
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  
一千二百爲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鍾適  
當古之中呂不知生所謂中呂者果后變之中呂耶開元之  
中呂耶若開元之中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  
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爲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乃欲取以  
爲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太惑也景仁復書曰  
一君實曰漢書傳於世久矣更大儒甚衆庶之家安得善本  
而有之是必謬爲脫文以欺於鎮也是大不然鎮豈可欺哉  
亦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藻之脫簡後  
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也猶鎮之知庶

也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理義哉又云一黍之起  
孟堅之書爲冗長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其  
空徑幾何未知其容受幾何豈可直以一千二百黍置其間  
哉宜起一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  
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爲冗長乎若如  
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長而後論  
用黍之法也若爾是子駿孟班之書不爲冗長而反爲顛倒  
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是爲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  
意以積爲排積之積廣爲一黍之廣而然耶夫積者謂積於  
管中也廣者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之  
廣是也又云徑三分圍三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則棄  
之也今者三分四厘六毫其圍十分三厘八毫豈得謂不及  
半分而棄之哉漢書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



圍累九寸之長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圍分之法既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也如欲知廢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衡與量据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於尺法止於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千二百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權衡則由黃鍾之重施於量則由黃鍾之龠施於尺則由黃鍾之長其實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一黍而為尺耶豈得謂尺生量耶又云庶言太常樂太高黃鍾適當古之中呂不知中呂者果后夔之中呂耶開元之中呂耶若開元之中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與笛里巷之樂庸工所為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是徒知古今樂器之名為異而不知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議也就使得其真黍用庶之法制為律呂無忽微之差乃商帝之仲尼也豈真后

夔開元之云乎書曰律和聲方舜之時後夔典樂循用律而后能和聲今律有四厘六毫之差以為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君實書又曰近於夢得處連得所賜兩書且云鑄周鼗漢斛已成欲令光至穎昌就觀周室既衰禮缺樂弛典章亡逸疇人流散律度量衡不存乎世咸夏韶護不傳乎人重以暴秦焚滅六籍樂之要妙存乎聲音其失之甚易求之甚難自漢以來諸儒取諸胷臆以億度古法牽於文義拘於名數校衡管之短長計黍粒之多寡競無形之域訟無證之廷迭相否臧紛然無已雖使后夔復生不能決矣彼周鼗鑄於攷工記非經見是非固未得而知如漢斛者劉歆為王莽為之就使其器尚存亦不足法況景仁復改其形制恐徒費心費銅炭而已

按古人言律為萬事本度量衡皆由焉律以和聲度以



審度量以嘉量衡以權衡度有長短量有小大衡有輕重雖庸愚之人皆能知之至律之於聲其或雅或淫或和或乖則雖賢哲之士不能遽曉蓋四者之中議律爲難度或長或短量或小或大衡或輕或重三物皆生民日用不可闕者然以四海九州觀之未有千里而同一度量衡者也以古往今來觀之未有千年而同一度量衡者也蓋隨世立法隨地從宜取其適於用而初無害於事固不必盡同也至律則差之絲忽不能以諧聲聲不諧不足以爲樂樂不和不足以致治蓋四者之中制律爲尤難是以古人之於律或求之於絲竹伶倫之管京房之準是也或求之於金石編鍾編磬罇鍾簠磬之屬是也雖曰假器物以求之然心之精微口不能授性所解悟筆不能書假如有人與后夔伶倫並世而生亦

豈能盡得其依律和聲之法乎後之儒者病樂之不和議欲更律而更律之法或取之衆黍或求之古之度量然衆黍之法漢制特以較度量衡所謂黃鍾之長黃鍾之倫黃鍾之重云者特以明三物之與律相表裏耳未嘗專言衆黍以爲律也至於古之度與量則周黼漢斛與魏晉以來尺十有五種相去且千年其流傳至於今者是乎非乎不可得而詳也倘其果爲古器則不知造此器之時其與虞朝之同律度量衡周王之攷制度果無纖毫之差乎亦不可得而詳也而方偃偃然於千百年載之後搜求古雅之器於荒丘古墓之中而自以爲得之蓋亦踈矣蓋律度量衡雖曰相爲表裏然至易曉者度量衡也至難知者律也隨時而變易屢易而無害於事者度量衡也假如古者度量衡輕後世度量衡重則當其或短小或輕之時多取



之或長或大或重之時必取之而斂散同此一器何害於事乎周取民之制什一漢取其五秦取其大半蓋病在於重斂不一定而不易易則害於樂者律也今失其必大其器也一定而不易易則害於樂者律也今失其難者而反取則於其易者失其不可易者而反取則於其屢易者何哉竊以為必欲製律必如杜夔荀勗阮咸張文收之徒自有宿悟神解如聽牛鐸而知其可以諧音聽玉磬而知其為閏月所造而後可以語此如其不然或專求之於累黍或專求之於周髀漢斛魏尺之屬毋異刻舟而尋劍也李照胡瑗房庶之說皆以黍求律者也范蜀公力主房庶之說以為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則太長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厘六毫則太短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為黃鍾之長就三分則為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說為是累千百言大要不過如此愚請得而詰之天古人之制律管皆有分寸如十二律管皆徑三分圍九分黃鍾之管長九寸自大呂以下以次降殺是也然則欲制律必先定分寸而古今之分寸不可攷矣是以隋書因漢制之說以一黍為一分則是十黍為一寸分寸既定然後管之徑圍可定管之徑圍既定然後律之長短可定瑗與照雖有縱橫之異然以黍定分以黍之分定管之徑圍則一也今庶既盡闢縱橫之說而欲以是千二百黍亂實之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為黃鍾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徑則不知庶之所謂空徑三分之管既非縱黍之分復非橫黍之分則何以為分乎未有分寸不先定而可以制律者如庶之所謂分既非縱黍復非橫黍則必別有一物為度以起分倘別有一物為度以起分則只須以其三分為徑

此愚請得而詰之天古人之制律管皆有分寸如十二律管皆徑三分圍九分黃鍾之管長九寸自大呂以下以次降殺是也然則欲制律必先定分寸而古今之分寸不可攷矣是以隋書因漢制之說以一黍為一分則是十黍為一寸分寸既定然後管之徑圍可定管之徑圍既定然後律之長短可定瑗與照雖有縱橫之異然以黍定分以黍之分定管之徑圍則一也今庶既盡闢縱橫之說而欲以是千二百黍亂實之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為黃鍾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徑則不知庶之所謂空徑三分之管既非縱黍之分復非橫黍之分則何以為分乎未有分寸不先定而可以制律者如庶之所謂分既非縱黍復非橫黍則必別有一物為度以起分倘別有一物為度以起分則只須以其三分為徑



以九十分其長為黃鍾之管為律本不因於黍矣何煩實黍於管又何煩於漢書中增益八字以求合千二百黍之數乎此愚所以未敢以為通論也古律以竹為管然竹有大小其大者容千二百不能以寸其小者不及千二百黍而盈尺矣故必先以黍為分度之三分為徑然後實以千二百黍則九十分其長為黃鍾之管矣愚雖不能曉鍾律切意古人以黍定律其法如此

徽宗崇寧三年正月方士魏漢津言禹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黃鍾之律定矣黃鍾定餘律從而生焉又中指之徑圍乃容盛也則度量權衡皆自是出而合矣又曰有太聲有少

聲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人道也宜用帝三指為法先鑄九鼎諸鍾均絃裁管為一代樂從之劉炳主樂事建白太少不合儒書請罷太少議而太史公書黃鍾八寸七分琯為中聲奏之因請帝指時指用中指不用徑圍為容盛之法遂為正聲之律十二中聲之律十二清聲之律四凡二十有八玉尺二金尺一長於王朴尺二寸一分和峴尺一寸八分弱阮逸等尺一寸七分短於鄧保信尺三分弱太府布帛尺四寸量大於漢魏而小於隋權衡之制黃鍾所容為十二銖得太府四錢二分又曰十二律統一歲一律統一月一月之律六宮六商六角六徵六羽太少各居其三總十二律宮商角徵羽角七十有二凡三百有六十古者天地四方咸有災變則參酌歲氣運譜以調之故木運臨卯火運臨午土運臨四季金運臨酉水運臨子此謂歲會氣之平也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



未至而至為太過至而不至為不及故聖人持五運之政猶權衡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損之不足補之以調鼎則有法以調樂則有術事微則祭本方之鼎而運本均之譜事逆則祭剋制之鼎而運剋制之譜政和末蔡京引沈宗堯為大晟府典樂宗堯復申漢津太少之議時京子攸提舉大晟府又奏田為為典樂宗堯憤之令樂工斷黃鍾琯二一倍之一半之給為曰此太少律也為信之以白攸攸因執以為是遂不用劉炳中聲八寸七分琯而止用九寸琯又為一律長尺有八寸曰太聲一律長四寸有半曰少聲乃有三黃鍾律云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三十一

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一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樂考 律呂制度

朱晦庵儀禮經傳通解鍾律篇

黃帝使泠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冷音零綸音倫大夏西戎之國也

取竹於嶰溪之谷以生而空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

為黃鍾之宮嶰胡買反嶰音短孟康曰嶰溪昆侖之比谷名也晉灼取谷中之竹生而內孔外內厚薄自然均者截以為管不復加削也師古曰黃鍾之宮律之最長者制十

二簫以聽鳳皇之鳴其雄鳴為陸雌鳴亦陸以比黃鍾之宮而

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律呂之本簫大東反比類窠反師古曰比合也可以生之謂上下

相生也十一管皆生於黃鍾之宮故曰律呂之本其雄鳴者為陸律曰黃鍾太簇姑洗

蕤賓夷則無射其雌鳴者為陸呂曰大呂夾鍾中呂林鍾南呂

江濟馮唐天德刊



應鍾於是文之以五聲曰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曰金石土

革絲木匏竹而大樂和矣六呂周禮作六同國語作六間鄭康成曰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轉而相生

黃鍾為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

一焉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平聲而量之以

制度律均鍾言以平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文之者以調五聲

使之相次如錦綉之有文章播猶揚也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

觀之美金鍾鑄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

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

室尚與地平實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十有二月之中氣冬至

氣至則黃鍾之管飛灰衝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而

時序正矣以之審度則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度黃鍾之長而

以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

而五度審矣漢居牙反緹他第反應去聲秬舊許反下同度徒

大不小也言取黑黍穀子以之嘉量則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

大小中者率為分寸也

二百實其甬以井水準其甬合甬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

斗為斛而五嘉量矣量音亮甬弋灼反槩工代反合音孟康曰槩欲其直故以水平之井水清清則平

也師古曰槩所以槩平也以之謹權衡則以黃鍾一龠千二百黍

斗斛之上者也嘉善也之重為十二銖兩之得二十四銖而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

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銖音

殊舜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

量衡此之謂也以上用周禮曰覽

漢志隋志混修

也師古曰槩所以槩平也

斗斛之上者也嘉善也

之重為十二銖兩之得二十四銖而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

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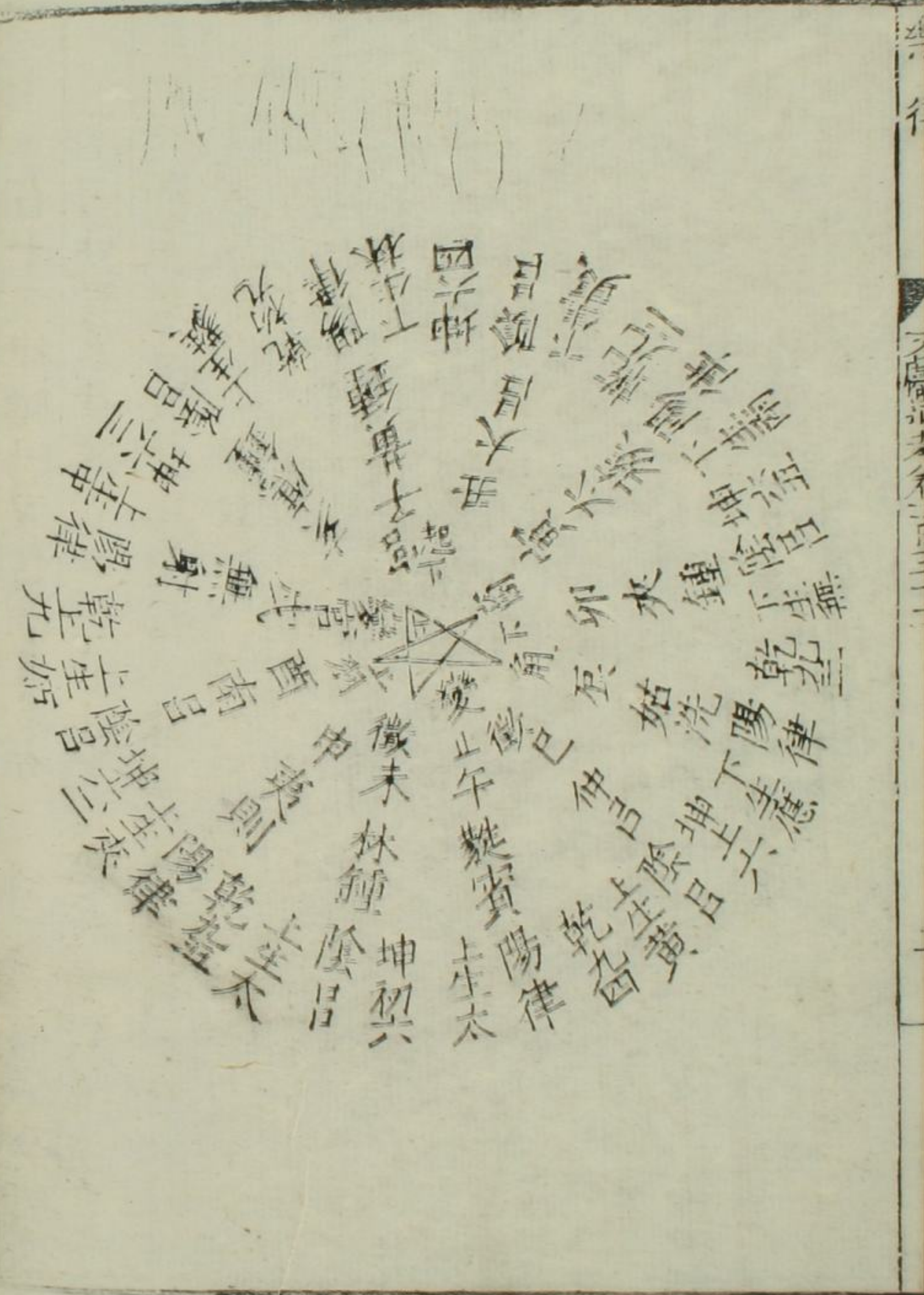
量衡此之謂也

以上用周禮曰覽

漢志隋志混修

也師古曰槩所以槩平也





右十二律陰陽辰位相生次第之圖 傳後漢鄭康成

曰陽管為律陰管為呂布十二辰子為黃鍾管圓九分而長九寸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黃鍾乾之初九也隔八而下生林鍾坤之初六林鍾又隔八而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太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五下六上乃一終矣 前漢司馬遷生鍾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如黃鍾九寸倍之則為十八三其法則十八為三十六故下生林鍾長六寸以上生者肆其法如林鍾六寸四之則為二十四四三其法則二十四為三十八故上生太簇長八寸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 此十二字恐傳寫之誤當作宮九徵六商八羽五角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三

律呂

憲



七十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 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

置子之一而九三之至酉則得一萬則一萬九千六百八十有三筭為子之法約之則一萬九千六百八十有三筭為一十而通其實之全數得九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十矣

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 此諸儒無異說也其論之不其得失焉

黃鍾	九寸	子一分	八寸七分九寸
	<small>黃鍾全律之數凡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筭</small>	<small>黃鍾全律之數凡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筭</small>	<small>黃鍾全律之數凡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筭</small>
大呂	四寸二分	寅九分	七寸五分八寸三分
	<small>四寸二分</small>	<small>寅九分</small>	<small>七寸五分八寸三分</small>

大呂	四寸二分	寅九分	七寸五分八寸三分
	<small>四寸二分</small>	<small>寅九分</small>	<small>七寸五分八寸三分</small>
太簇	八寸	卯二分	六寸七分八寸
	<small>八寸</small>	<small>卯二分</small>	<small>六寸七分八寸</small>
夾鍾	七寸九分	辰八分	六寸七分八寸
	<small>七寸九分</small>	<small>辰八分</small>	<small>六寸七分八寸</small>



姑洗

寸之一

以三乘卯上數得此  
上數為子之分數又  
三分卯下數而得  
得比下數而為姑洗  
比一十三萬九千  
九百六十八算

四七當  
作十

中呂

六寸萬九千已二百四十三分一五寸九分六寸五分

六百八十三百十八以三乘辰上  
數得此上數三分二

八厘三毫

分寸之萬辰下數而法又三分  
辰下數而法又三分  
辰下數而法又三分

四絲三分

千九百五辰下數而法又三分  
辰下數而法又三分  
辰下數而法又三分

絲之二

六十八十年七百二十九分五五寸六分六寸二分  
一分寸之百一十二以三乘巳上數得此  
上數為子之分數又  
三分巳下數而益一  
得此下數為難實凡  
一十一萬四千四百  
六算三分一當八厘

蕤賓

二十六

六寸

未二千八百八十七分五寸七分六寸

林鍾

一千二十四以三乘午上數  
得此上數為子之分數又  
分午下數而法又三  
分午下數而法又三  
分午下數而法又三四七當  
作十

五寸七百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五寸四分五十五分

二十九分四千九十六以三乘未  
上數得此三分二分五厘一毫

寸之四百上數為子之分數又  
分未下數而法又三  
分未下數而法又三  
分未下數而法又三字衍

五十一下數為夷則凡一十一  
萬。五百九十二算

五寸三分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寸七分五寸三分  
寸之一 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八七當  
作十

南呂

十二以三乘申上數  
得此上數為子  
之寸法又三分申下  
數而法又三分申下  
為夾鍾凡一十四萬  
七千四百五十六算

四寸六分五釐五萬九千四寸四分四寸八分

宋史律呂志

五

唐真







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懣之音  
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  
怨徵亂則衰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墮五者皆亂迭相  
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凡聲濁者為尊清者為卑恬懣散致

官 徵 商 羽 角

半一 五十四 七十二 四十八 六十四

下生徵 上生商 下生羽 上生角 下生變宮

右五聲相生損益之先後之次。史記聲數曰九九八  
十一以為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三分益一七十  
二以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  
以為角。唐杜佑通典曰宮生徵三分宮數八十一去  
二十七餘五十四以為徵生商三分徵數五十四去一  
去二十七餘五十四以為徵生商三分徵數五十四去一  
去二十七餘五十四以為徵生商三分徵數五十四去一

入於五十四得七十二也。商生羽三分商數七十二去  
一十二餘六十也。羽生角三分羽數六十去一十二  
餘四十八也。角生徵三分角數四十八去一十二  
餘三十六也。徵生商三分徵數三十六去一十二  
餘二十四也。此五聲大小之次也。是黃鍾  
為均用五聲之法以于十一辰辰各有五聲其為宮商  
之法亦如之故辰各有五聲合為六十聲是十二律之  
正聲也。沈括疑史記此說止是黃鍾一均之數非衆律  
之通法今詳通典云十一辰宮商之法亦如之  
蓋若以十一律為宮亦用此數以乘之本律之分數而  
損益之林鐘為均則以八十一為五十四二十七為十  
八之類也。

變宮說見下條

變宮

變徵

四十二餘九分  
分之六

五十六餘九分  
分之八

羽後

角後

官前

徵前

上生變徵



右二變相生之法 國語周景王問於伶州鳩曰七律者何韋昭註曰周有七音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後漢志說與此同此說蓋以黃鍾為法餘律並準此淮南子曰姑洗生應鐘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為謬相按五聲角位則其數六十有四隔八下生當得宮前一一位以爲變官然其數三分損一每分各得二十有一尚餘一分不可損益故五聲之正至此而窮若欲生之則須更以所餘一分折而爲九損其三分之一乃得四十二分餘九分分之二而後得成變宮之數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其數五十九有六餘九分分之二以爲變徵正合相生之法自此又當下生則又餘一分不可損益而其數又窮故立坤之法於是而終焉然而二變但為和謬已不得為正聲矣

正

半

變

變半

鐘黃九寸

無

八寸七分八厘四寸三分八厘  
一毫六絲二忽五毫三絲一忽  
不用

呂大

八寸三分七厘四寸一分八厘  
六毫三毫

太簇

八寸

四寸

七寸八分。三寸八分四厘  
二毫四絲四忽五毫六絲六忽  
七初不用 八初

夾鍾

七寸四分三厘三寸六分六厘  
七毫三絲 三毫六絲

姑洗

七寸一分

三寸五分

七寸。一厘三寸四分五厘  
二毫二絲。一毫一絲。  
二初二抄不用 一初一抄



中呂 六寸五分八厘 三寸二分八厘  
三毫四絲六忽 六毫二絲三忽

蕤賓 六寸二分八厘 三寸一分四厘

林鐘 六寸 三寸 不用  
五寸八分二厘 二寸八分五厘  
四毫二絲一忽 六毫五絲  
三初 六初

夷則 五寸五分五厘 二寸七分二厘  
一毫 五毫

南呂 五寸三分 二寸六分 不用  
五寸二分三厘 三寸五分六厘  
一毫六絲 七絲四忽  
一初六抄 五初三抄

無射 四寸八分八厘 二寸四分四厘  
四毫八絲 二毫四絲

應鐘 四寸六分六厘 二寸三分三厘 四寸六分 七寸三分 三寸  
不用  
毫四絲三忽 一初毫六絲六忽六抄  
四絲三分抄之一 三分抄之二 不用

右十二律正變倍半之法 傳通與日以子聲比正聲  
則正聲為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為半如黃鐘之管  
正聲九寸子聲則四寸半也 十二正律各有一定之聲  
定位高者或下當下者或高則官商失序而聲不和諧  
故取其半律以為子聲當上生而所生者短則下取此



以為用然以三分損益之法計之則亦適合下生之數而自此律又以其正律下生則復得其本法而於半律又合上生之數此雖杜氏言之而它書不及黃鍾當以四寸半為半律而國以為無者以九分之寸折至初鈔終無可紀之數也林南應不用者相生又上下相生之法者以中呂之管長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上生黃鍾三分益一不及正律九寸之數但得八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以為黃鍾之變律半之得四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二萬五千九百四十八以為黃鍾變律之子聲此依本文補加詳潤其不及至數之子聲五字皆今所增入本數猶用十分之寸計之尚為繁冗今以九分之寸更定於國內而於此存其下文

又上下相生以至中呂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數半之以為子聲之律今按樊賓以下仲呂上生之所不及故變通十八律各有半聲為三十六聲其間又有八聲雖有而無所用實計二十八聲而已杜氏又言變律上下

相生以至仲呂則是又當增十二聲而合為四十八聲似太過而無所用也今雅樂俗樂皆有四清聲其厚蓋出於此然久入聲且無變律則其法漢志曰黃鍾不復又大踈畧而用有不周矣覽者詳之

與它律為役者黃鍾至尊無與並也此言黃鍾唯於本為宮則黃鍾之為商角徵羽二變者皆但用其變律而正律不復與之為役也此與通典變律之說相發明而本志所言有未盡者故劉其大要附於此云

	宮 <small>下生</small> 徵 <small>上生</small> 商 <small>下生</small> 羽 <small>上生</small> 角 <small>下生</small> 變宮 <small>上生</small> 變徵
第一宮黃 <small>正</small> 林 <small>正</small> 太 <small>正</small> 南 <small>正</small> 姑 <small>正</small> 應 <small>正</small> 蕤 <small>正</small> 太 <small>正</small>	
第二宮林 <small>正</small> 太 <small>正</small> 南 <small>正</small> 姑 <small>正</small> 應 <small>正</small> 蕤 <small>正</small> 太 <small>正</small>	







中	姑	夾	太	太	黃
本律	本律	本律	本律	本律	於律
夾	太	大	黃	應	於無
太	黃	應	無	南	於夷
無	南	夷	林	蕤	於中
夷	林	蕤	中	姑	於夾

以上黃宮五調各  
 用本均土聲而以  
 黃鍾起調黃鍾畢  
 曲餘律放此

應	無	南	夷	林	蕤
本律	本律	本律	本律	本律	本律
南	夷	林	蕤	中	姑
林	蕤	中	姑	夾	太
姑	夾	太	太	黃	應
太	太	黃	應	無	南



右六十調之圖

六十調即前旋宮圖內六十聲也其二變二十四聲非五聲之正不可為調故止於

也

管子曰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樹馬疑當

凡聽宮如牛鳴窳中窳居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

以鳴音疾以清字疑衍凡將起五音凡首謂首之先主一而

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四開合於以是生

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三分而益之以

一為百有八為徵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二十七通前百有

四有三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百八

也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三分七十二而益一分二十

之則為四十八有三分而去乘適足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

六十四是太史公曰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而和

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陶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

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

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

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漢志曰商之

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師古曰度音大角反角觸地而出戴

芒角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

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於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

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為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為

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

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為信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為

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

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

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 右明五聲之義

伶州鳩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韋昭曰律謂六律六呂也陽為

律陰為呂均者均鐘木長七尺



有絃繫之以均鐘者度謂鐘之古之神響考中聲而量之以制  
大小清濁也漢大予樂官有之謂之響古樂正知天道者也死以為樂祖祭於響宗  
神響古樂正知天道者也死以為樂祖祭於響宗謂之響古樂正知天道者也死以為樂祖祭於響宗  
謂之響古樂正知天道者也死以為樂祖祭於響宗謂之響古樂正知天道者也死以為樂祖祭於響宗  
官軌儀和其聲以立百事之道法也。故曰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鐘  
生紀之以三故能神人以和。今按此疑三分損益之法。平  
之以六章曰律以六律也。上成於十二。取妻而呂生子上下相生  
備也。天之道也。不過十二。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月黃  
鐘乾初九六者天地之中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天有六甲地有  
五子十一而天地畢矣而六為中故六律六呂而成天道黃鍾  
初九六律之變也。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律長九寸因九之  
黃鍾陽之變也。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律長九寸因九之  
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管長六寸六分律長六寸六分因六之  
六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管長六寸六分律長六寸六分因六之  
陽夫婦子母之道是以初九為黃鍾黃中之色也。鐘之言陽氣  
鐘聚於下也。今按六字之義註雖粗通然似亦太牽合矣。下章  
漢志正作黃字而其說亦多出此疑此六字本黃字劉歆  
時尚未誤至韋昭作註時乃滅其上之半而為六耳。又法云九  
是去其三分之一。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風雨晦明也。九德  
九功之德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十一月陽伏於下物  
始萌於五聲為宮含元處中所以偏養六氣九德之本也。

由是第之也。由從也。第次也。二曰太簇。正月大簇乾九二也。管長八  
氣太簇也。次其月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三月姑洗  
明堂月令。正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三月姑洗  
月蟄蟲始震。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三月姑洗  
管長七寸一分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始潔也。洗濯也。考合也。  
信陽氣養生洗濯枯穢改柯易葉也。於正聲為角。是月百物修  
潔。故用之宗廟。合致神人。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  
也。五月蕤賓。乾九四也。管長六寸三分律長六寸八分。一寸  
於上有似於賓主故可用之宗廟。賓客。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  
以安靜神人行酬酢也。酬勸酢報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  
平民無貳也。七月夷則。乾九五也。管長五寸六分律長五寸七  
萬物既成。可法則也。故可以詠歌。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  
九功之則。成民之志。使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  
令德。示民軌儀也。九月無射。乾上九也。管長四寸九分律長四  
四宣備也。儀法也。九月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  
無射。見者故可以備布前哲之德。示民道法也。為之六間。以  
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六間。六呂在陽律之間。沈滯也。黜去也。越  
滯伏之氣而去散越也。揚也。六呂在陽律之間。沈滯也。黜去也。越  
不和。陰陽序。風雨時。至所以生物者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



律  
十二月大呂坤六四也管長八寸八分皆云三分之二四十二百四  
十三分寸之五十二倍之為八寸八分皆云三分之二四十二百四  
也陰繫於陽以黃鐘為主故曰元間以陽為首不名其初臣歸  
功於上之義也太呂助陽宣物也天氣始於黃鐘而赤地受  
之於大呂牙而白  
二間夾鐘出四隙之細也二月夾鐘坤六五  
成黃鐘之功也  
律長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二倍之為  
七寸分寸之一千七百五十五隙間也夾鐘助陽鐘聚曲細也四隙  
四時之間氣微細者春為陽中萬物始生四時之氣皆始於三  
春春發而出之三時奉而成之故夾鐘出四時之微氣也  
間中呂宣中氣四月中呂坤上六也管長六寸六分律長三寸  
倍之為六寸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陽氣起於中至四月  
宣散於外純乾用事陰閉藏於內所以助陽成功也故曰正  
月正陽四間林鐘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六月林鐘坤  
之月也  
六十律長六十林盛也鐘聚也於正聲為微展審也俾使也肅速  
也純大也格敬也言時務和審百事無有偽詐使莫不任其職  
事速其功大  
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八月南呂坤六二也管長五寸  
敬其職也  
而不實曰秀南任也蓋陰  
任陽事助成萬物贊佐也  
六間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十月  
坤六三也管長四寸七分律長四寸二分寸之一寸二分寸之  
應陽用事萬物鐘聚百嘉具備時務均利百官器用程度廢品  
使皆應其禮復其常也月令孟冬命工師效功陳器用程度廢品  
祭器按程度毋乃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也  
律呂不易無

女效物也律呂不變易其正各順其時則  
漢志曰律十有二陽  
六為律陰為呂律以統氣類呂以旅陽宣氣黃鐘者中之色君  
之服也鐘者鐘也天之中數五  
章昭曰一三在  
五為聲聲上宮  
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  
章昭曰二四在  
六為律律有形有色  
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  
讀與滋同  
滋也益  
萌始生為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  
六  
孟康曰黃鐘陽九林  
鍾陰六言陽唱陰和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  
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  
月太簇簇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  
師古曰位於寅在正  
月夾鍾言陰夾助太簇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  
月姑洗洗潔也言陽氣洗物辜潔之也  
孟康曰辜必也  
位於辰  
在三月申言微陰始起未成者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  
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



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  
物使長太榘盛也師古曰種物種生之物榘位於未在六月夷  
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師古曰夷亦傷位於申  
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  
八月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  
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亡射該滅萬物而雜  
陽闕種也孟康曰該滅塞也陰雜陽氣滅塞為萬物作種也晉灼曰外闕師古曰闕音胡待反下言該闕於亥音  
同也位於亥在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李奇曰十一月乾  
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為一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黃鍾  
為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為萬物元也易曰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  
物生長榘之於未令種剛強大故林鐘為地統律長六寸六者  
所以含陽之施榘之於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

柔與剛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孟康曰  
意也師古曰棣音替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今事物  
各得其理寅木也為仁其聲商也為義故太簇為入統律長八  
寸象八卦宓戲氏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  
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為三統其於三正也黃  
鐘子為天正師古曰正音之林鐘未之衝丑為地正太簇寅為  
人正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適其始紐於陽東北丑位易曰東北  
喪朋迺終有慶孟康曰未在西南陽也答應之道也及黃鐘為  
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孟康曰忽微  
於變者也謂正聲無有殘分也不復與它律為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鐘  
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也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孟康曰  
之氣各以其月之律為宮非一五音之正則聲不得其正此黃  
南高下差降孔積若鄭氏分一寸以為數千



鐘至尊亡與並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師古曰易說卦之辭也

偶也七九陽數六八陰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

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

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孟

日十九歲為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鐘之實也繇此

一統凡八十一章起十二律之周徑孟康曰律孔徑三分參

之義由同出用也天地之數也圍九分終

數也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

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乘之為三百六十分當

期之日林鐘之實孟康曰林鐘長六寸圍六分以圍乘長得積

一期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

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

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六百四

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簇之實也孟康曰太簇長八寸圍八寸

書

曰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也言聖天兼地人則天

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之象也師古曰則法

天而地以中數乘者陰道理內在中餽之象也師古曰餽字與

六二爻辭曰无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之道取象三統相通故黃

於陰無所必遂但居中主饋食而已故云然鐘林鐘太簇律長皆全寸而餘分也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

而二者為合六為虛五為聲周流於六虛虛者爻律夫陰陽登

降運行列為十二而律呂和矣

右明十二律之義十二律之名必有深指然國語漢志

存之不足黃鐘之實九寸 下生者倍其實得十八為法 三分其法得

際究也一者六為六寸以為林鐘

林鐘之實六寸 上生者四其實得二十四以為法 三分其

法得一者八為八寸以為太簇

唐其



太簇之實八寸 下生者倍其實得十六以為法 三其一得  
三以分其法 用十五得三者五為五寸 餘一為三分  
寸之一 合之為南呂

南呂之實五寸三分寸之一計六分 上生者四其實得六十四  
以為法 三其三得九以分其法 用六十三得九者七  
為七寸餘一為九分寸之一 合之為姑洗

姑洗之實七寸九分寸之一計六分 下生者倍其實得一百  
二十八以為法 三其九得二十七以分其法 用一百  
八得二十七者四為四寸 餘二十為二十七分寸之二  
十合之為應鐘

應鐘之實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一計八分 上生者四其  
實得五百十二以為法 三其二十七得八十一以分其  
法 用四百八十六得八十一者六為六寸 餘二十六

為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 合之為蕤賓  
蕤賓之實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一計五分 上生者四其  
實得二千四十八以為法 三其八十一得二百四十三

以分其法用一千九百四十四得二百四十三者八為八  
寸 餘一百四為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 合之為  
大呂

大呂之實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計八分 下生  
者倍其實得四千九十六以為法 三其二百四十三得  
七百二十九以分其法 用三千六百四十五得七百二  
十九者五為五寸 餘四百五十一為七百二十九分寸  
之四百五十一 合之為夷則

夷則之實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計四分  
上生者四其實得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以為法 三其



七百二十九得二千一百八十七以分其法 用一萬五千三百九得二千一百八十七者七為七寸 餘一千七十五為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 合之為

夾鐘

夾鐘之實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計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 下生者倍其實得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以為法 三

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得六千五百六十一以分其法 用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得六千五百六十一者四為四寸 餘六千五百二十四為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合之為無射

無射之實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計一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上生者四其實得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為法 三其六千五百六十一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以分其

法 用十一萬八千九百八十八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者六為六寸 餘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為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 合之為中呂

中呂之實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計十三萬一千七十二 上生者四其實得五十二萬四千二百八十八以為法 三其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得五萬九千四十九以分其法 用四十七萬二千三百九十三得五萬九千四十九者八為八寸 餘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為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 合之為黃鐘之變

右律寸舊法

本周禮鄭玄註及杜佑通典法推之定為此數

黃鐘之實九寸 三分其實得三以為法 下生者倍其法得六寸以為林鐘



林鐘之實六寸 三分其實得二以為法 上生者四其法得八寸以為太簇

太簇之實八寸 三分其實得二寸六分以為法 下生者倍其法得五寸三分以為南呂 凡言分者皆九分寸之一

南呂之實五寸三分 三分其實得一寸七分為法 上生者四其法得四寸二十八分 內收二十七 合之得七寸一分以為姑洗

姑洗之實七寸一分 三分其實得二寸三分三厘以為法 下生者倍其法得四寸六分六厘以為應鐘 凡言厘者皆九分分之一

應鐘之實四寸六分六厘 三分其實得一寸五分二厘以為法 上生者四其法得四寸二十分八厘 內收十八 合得之六寸二分八厘以為蕤賓

蕤賓之實六寸二分八厘 三分其實得二寸八厘六毫以為法 上生者四其法得八寸三十二厘二十四毫 內收二十七

法 上生者四其法得八寸三十二厘二十四毫 內收二十七 合之得八寸三分七厘六毫以為太呂 凡言毫者皆九分厘之一

太呂之實八寸三分七厘六毫 三分其實得二寸七分二厘五毫以為法 下生者倍其法得四寸十四分四厘十毫 內收九分毫為一十

又收九毫為一厘 合之得五寸五分五厘一毫以為夷則 夷則之實五寸五分五厘一毫 三分其實得一寸七分七厘六毫三絲以為法 上生者四其法得四寸二十八分二

十八厘二十四毫十二絲 內收二十分毫三寸又收二十 合之得七寸四分三厘七毫三絲以為夾鐘 凡言絲者皆九分毫之一

夾鐘之實七寸四分三厘七毫三絲 三分其實得二寸四分四厘二毫四絲以為法 下生者倍其法得四寸八分八

四厘二毫四絲以為法 下生者倍其法得四寸八分八



厘四毫八絲以為無射

無射之實四寸八分八厘四毫八絲 三分其實得一寸五分

八厘七毫五絲六忽以為法 上生者四其法得四寸二

十分三十二厘二十八毫二十絲二十四忽內收十八分

二十七厘為三分又收二十七毫為三厘又收十八忽為二絲 合之得六寸五分八厘

三毫四絲六忽以為中呂凡言忽者皆九分絲之一

中呂之實六寸五分八厘三毫四絲六忽 三分其實得二寸

一分八厘七毫一絲五忽以為法 上生者四其法得八

寸七分八厘一毫六絲二忽以為黃鐘之變

右律寸新法本太史公律書生鐘分蔡元定以寸分厘毫絲忽約之得此法

子一 黃鐘之律

丑三 為絲法

寅七 為寸數

卯二十七 為毫法

辰八十一 為分數

巳二百四十三 為厘法

午七百二十九 為厘數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 為分法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 為毫數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為寸法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 為絲數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黃鐘之實

右黃鐘寸分數法蔡元定曰按黃鐘九寸以三分為損益故以三曆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

千一百四十七為黃鐘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為黃鐘寸分厘毫絲之法其寸分厘毫已卯丑六陰辰為黃鐘寸分厘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為毫九毫為厘九厘為分九分為寸九寸為黃鐘蓋黃鐘之實一十七萬九千四十九以二四十七之數以三約之為絲者五萬九千四十九以二



十七約之為毫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為厘者七百二十九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約之為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為寸者九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或曰徑圍之分以十為法而相生之分厘絲忽以九為法者何也曰以十為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為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全數者即十而取九相生者約十而為九即十而取九者體之所以立約十而為九者用之所以行體者所以定中聲用者所以生十一律也

子一分九寸為

丑三分二寸為

寅九分八寸為

卯二十七分十六寸為三分

辰八十一分六十七寸為一分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寸為一分一寸三厘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寸為一分一寸三厘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寸為一分一寸三厘

三毫為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寸為一分一寸八厘

一毫為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九百九十二寸為一分一寸二厘

十三為一分。二十七為一厘。三為一毫。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寸為一分一寸六厘

百二十九為一分。八十一為一厘。九為一毫。一為一絲。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寸為一分一寸九厘

六百八十三為一分。二千八百八十七為一分。二百四十三為一厘。二十七為一毫。一三為一絲。一為二忽。

右黃鐘生十一律數於漢後志然未見其所用之實故

今特存此以備傳寫之誤而參攷焉



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二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三十三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樂考 度量衡

虞書同律度量衡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獨尺六尺四寸為步註周尺

詳開也按禮制周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疏鄭註周制十寸為尺按王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又云桓圭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為尺也今經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以寸為尺也

考工記臬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錕不耗然後權之然後

準之準之然後量之改煎重煎也重煎而不減耗然後稱分之

後更擊銀金令平正之齊其金之大小量之以為黼深尺內方尺

小也既準訖量金計入模中鑄作量之

而圜其外其實一黼區以其容為之每也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

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升二十其數必容黼此言大方耳圜其外者為之唇其髣一寸其實



一豆謂覆之其底深一寸其耳三寸其實一升耳在旁可舉也重一鈞重三斤其聲中黃鐘之宮應律之首槩而不稅今百餘律以量加不租稅

沙隨程氏曰黼銅重一鈞深尺內方尺其聲中黃鐘之宮豈扣擊而得其聲否乎又漢斛重二鈞方尺以圖函方聲中黃鐘夫會管小差已不得其調周黼漢斛相去甚遠乃俱昭合黃鍾此愚所未解也有告迥者曰以聲定會若黼斛則離合其數與黃鐘之聲耳非扣擊而得其聲也

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為豆自各其西以登于釜四區為釜六斗四升成也量音亮區烏侯反釜十則鐘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大焉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鐘六斗鐘八斛舊本以五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直加五升而區釜自大故杜云區二斗釜八斗是也本或作五豆為區五區為釜者為加舊豆區為五升與杜計相會非於五升之豆又五而加也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漢志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

穀秬黍中者孟康曰子北方黑謂黑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中者不大不小也言取黑黍穀子耳秬黍即黑黍無取北方為號大小中者率為分寸也○秬音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

度審矣其灋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為引高一寸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孟康曰高一寸廣六分一為陽六為陰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者可分別也寸者付

也尺者獲也師古曰獲音約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師古曰信讀曰仲言其長夫度者別於分寸於寸獲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

官師古曰內官署名也百官表云內官長丞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廷尉掌之師古曰法度所起故屬廷尉尉量者會合升斗斛也師古曰會音閤所以量多少也師古曰量也其容本起於黃鍾之會用度數審其容謂其中所容受之多少也

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會以井水準其槩孟康曰槩以水平之井水清清則平也師古曰槩所以槩平斗斛之上者也音工代反又音工內反十會為合十合為



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師古曰其法用銅方尺而

圜其外旁有庀焉鄭氏曰庀音條桑之條疵過也等方一尺所

莽時銅斛制盡與此同師古曰庀不滿之處也音吐彫反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孟康曰其上

下謂覆斛之左耳為升右耳為合孟康曰其狀似爵以靡爵祿曰靡

散受一斗也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孟康曰其象也其圜

象規其重二均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孟康曰三

鈞萬一千五百二十鈞聲中黃鐘始於黃鐘而反覆焉孟康曰反斛聲中

鐘之宮宮為君也臣瓚曰仰覆受一斛覆底君制器之象也孟康曰

者黃鐘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

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

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

之師古曰米粟之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

平輕重也其道如底師古曰底平也謂以底石以見準之正繩

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璇璣斟酌建指以齊

七政師古曰七政日月五星也故曰玉衡論語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孟康曰

三等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又曰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

之義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秤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

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

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付為十八易十有八變

之象也孟康曰付度也度其義有十八也黃鐘龠銖兩鈞斤石

一又十八變具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

以輕重為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孟康曰謂如鍾之形如

為好師古曰鍾者稱之權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

物繇忽微始至於成者可殊異也師古曰繇讀與兩者兩黃鐘

律之重也李奇曰黃鐘之管重十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

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



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  
 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  
 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孟康曰六旬一歲有八節六甲周行成歲以六乘八節得之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  
 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  
 大也四鈞為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  
 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鍾之象也孟康曰數始於銖終於石石重百二十斤象十二月銖之  
 重本取於子律黃鍾一龠容千二百黍為十二銖故曰復於子黃鍾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  
 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  
 千五者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與物  
 鈞而生衡孟康曰謂鍾與物鈞所稱適停則衡平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  
 繩直生準韋昭曰立準以望繩以水為平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為五則規  
 者所以規圓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

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圜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直也繩者上  
 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權衡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用也輔弼執玉以翼天子翼助也詩云尹氏太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詩言尹氏居太師之官執持國之權量維制四方輔翼天子使下無迷惑也咸有五象其義一也職在大衡鴻臚掌之  
 平均曲直齊一遠近故在鴻臚

魏初杜夔造斛即周禮所謂嘉量也深尺方尺實一輔音齋一  
 寸實一豆耳三寸實一升重一斤聲中黃鍾晉氏播遷亡其彙  
 量

隋志言歷代度量衡之制  
 審度

史記曰夏禹以身為度以聲為律禮記曰丈夫布手為尺周官  
 云璧羨起度鄭司農云羨長也此璧徑尺以起度量易緯遁卦



驗十馬尾為一分淮南子云秋分而禾薊定薊定而禾熟律數  
十二薊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薊者禾穗芒也說苑云度  
量權衡以粟生一粟為一分孫子算術云蠶所生吐絲為忽十  
忽為杪十杪為毫十毫為釐十釐為分此皆起度之源其文舛  
互唯漢志度者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  
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為黃鐘之長一黍為一分十分為一  
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十丈為一引五度審矣後之作  
又憑此說以律度量衡並因秬黍散為諸法其率可通故也黍  
有大小之差年有豐耗之異末代量校每有不同又俗傳訛替  
漸致增損今畧舉代尺度一十五等并異同之說如左

一周尺

漢志王莽時劉歆銅斛尺

後漢建武銅尺

晉泰始十年荀勗律尺為晉前尺

祖冲之所傳銅尺

徐廣徐爰王隱等晉書云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勗校太樂  
八音不和始知為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勗乃部著作  
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  
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盜發魏襄王冢得古  
周時玉律及鐘磬與新律聲韻闔同于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鐘  
吹新律命之皆應梁武鐘律緯云祖冲之所傳銅尺其銘曰晉  
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  
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兩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  
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錢八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強  
西京望臬微弱其餘與此尺同銘八十字此尺者勗新尺也今尺  
者杜夔尺也雷次宗何胤之二人作鐘律圖所載荀勗校量古



尺文與此銘同而蕭吉樂譜謂為梁朝所考七品謬也今以此尺為本以校諸代尺云

二晉田父玉尺

梁法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七釐

世說稱有田父於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勗試以校尺所造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梁武帝鐘律緯稱主衣從上相承有周時銅尺一枚古玉律八枚檢主衣周尺東晉用為章信尺不復存玉律一口蕭餘定七校夾鐘有昔題刻廼制為尺以相參驗取細毫中黍積次酬定今之最為詳密長祖冲之尺校半分以新尺制為四器名為通又依新尺為笛以命古鐘按刻夷則以笛命飲和韻夷則定合按此兩尺長短近同三梁表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分二釐一毫有奇蕭吉云出於司馬法梁朝刻其度於影表以則影按此則奉朝請祖暕所算

造銅圭影表者也經陳滅入朝大業中議以合古乃用之調律以制鐘磬等八音樂器

四漢官尺實比晉尺一尺三分七毫

晉時始平掘地得古銅尺

蕭吉樂譜云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於冷道縣舜廟下得玉律度為此尺傳暢晉諸公讚云荀勗新造鐘律時人並稱其精密唯陳留阮咸譏其聲高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以校荀勗今尺短校四分時人以咸為解此兩尺長短近同五魏尺杜夔所用調律比晉前尺一尺四寸七釐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徽註九章云王莽時劉歆斛尺弱於今尺四寸五釐比魏尺其斛深九寸五分五釐即晉荀勗所云杜夔尺長於今尺四寸半是也

六晉後尺實比晉前尺一尺六分二釐



蕭吉云晉氏江東所用

七後魏前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七釐

八中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釐

九後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釐即開皇官尺及後周市尺

後周市尺比玉尺一尺九分三厘

開皇官尺即鐵尺一尺二寸

此後魏初及東西分國後周末用玉尺之前雜用此等尺甄鸞  
算術云周朝市尺得玉尺九分三釐或傳梁時有志公道人作  
此尺寄入周朝云與多鬚老翁周太祖及隋高祖各自以為謂  
已周朝人間行用及開皇初著令以為官尺百司用之終于仁  
壽大業中人間或私用之

十東後魏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五寸八毫

此是魏中尉元延明累黍用半周之廣為尺齊朝因而用之魏

收魏史律曆志云公孫崇永平中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累為  
寸法尋太常卿劉芳受詔修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為一  
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紛競久  
不能決太和中十九年高祖詔以一黍之廣用成分體九寸之  
黍黃鐘之長以定銅尺有司奏從前詔而芳尺同高祖所制故  
遂典修金石迄武定未有論律者

十一蔡邕銅籥尺

後周玉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釐

從上相承有銅籥一以銀錯題其銘曰籥黃鐘之宮長九寸空  
圍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秤重十二銖兩之以為一合三分  
損益轉生十二律祖孝孫云相承傳是蔡邕銅籥後周武帝保  
定中詔遣大宗伯盧景宜上黨公長孫紹遠岐國公斛斯徵等  
累黍造尺縱橫不定後因修倉掘地得古玉斗以為正器據斗



造律度量衡因用此尺大赦改元天和百司行用終於大象之末其律黃鍾與蔡邕古籥同

十二宋氏尺實晉前尺一尺六分四釐

錢樂之渾天儀尺

後周鐵尺

開皇初調鐘律尺及平陳後調鐘律水尺此宋代人間所用尺傳入齊梁陳以制樂律與後晉尺及梁時俗尺劉曜渾儀尺畧相依近當由人間恒用增損訛替之所致也周建德六年平齊後卽以此同律度量頒于天下其後宣帝時達奚震及牛弘等議曰切惟權衡度量經邦懋軌誠須詳求故實攷校得中謹尋今之鐵尺是太祖遣尚書故蘇綽所造當時檢勘用爲前周之尺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卽以調鐘律并用均田度地今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曆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數蒲尺實

於黃鐘之律須撼乃容在右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黃鐘之律不動而蒲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於鐵尺終有一會且上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圓重用之爲量定不徒然正以時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按許慎解柎黍體大本異於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蒲尺卽是會古實籥之外纔剩十餘此恐圍徑或差造律未妙就如撼動取蒲論理亦通今勘周漢古錢大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無舛又依淮南累粟十二成寸明先王制法索隱鈎深以律計分義無差異漢書食貨志云黃金方寸其重一斤今鑄金校驗鐵尺爲近依文據理符會處多且平齊之始已用宣布今因而爲定彌合時宜至於玉尺累黍以廣爲長累旣有剩實復不蒲尋訪古今恐不可用其晉梁尺量過爲短小以黍實管彌復不容據律調聲必致高急且八音克諧明王盛軌同律度量哲后



通規臣等詳校前經斟酌時事謂用鐵尺於理為便未及詳定高祖受終牛弘辛彥之鄭譯何妥等又議不決既平陳上以江東樂為善曰此華夏舊聲雖隨俗改變大體由是古法祖孝孫云平陳後廢周玉尺律使用此鐵尺律以一尺二寸即為市尺十三開皇十年萬寶常所造律呂水尺實比晉前一尺一寸八分六釐今太樂庫及內出銅律一部是萬寶常所造名水尺律說稱其黃鍾律當鐵尺南呂倍聲南呂黃鍾羽也故謂之水尺律

十四雜尺趙劉曜渾天儀土圭尺長於梁法尺四分三釐實皆晉前尺一尺五寸

十五梁朝俗間尺長於梁法尺六分三釐

於劉曜渾儀尺二分實比晉前尺一尺七分一釐梁武鐘律緯云宋武平原送渾天儀土圭云是張衡所作驗渾儀銘題是光初四年鑄土圭是光初八年並是劉曜所制非張衡也制以為尺長今新尺四分三釐短俗間尺二分新尺謂梁法尺也

嘉量

周禮稟氏為量黼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黼其鬻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槩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為則春秋左氏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黼鐘四升曰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黼六斗四升也黼十則鐘六十四斗也鄭玄以為方尺積千寸比九章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祖冲之以算術攷之積凡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方尺而圓其外減傍一釐八毫其徑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抄二忽有奇而深尺即古斛之制也

九章商功法程粟一斛積二千七百寸米一斛積一千六百二



十寸菽苽麻麥一斛積二千四百三十寸此據精麗為率使價齊而不等其器之積寸也以米斛為正則同于漢志孫子算術曰六粟為圭十圭為抄十抄為撮十撮為勺十勺為合應劭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四圭為撮孟康曰六十四黍為圭漢志曰量者侖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籥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籥以井水准其槩合籥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嘉量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鹿焉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籥其狀似爵以麇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圓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圓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各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聲中黃鐘始於黃鐘而反覆焉其斛銘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圓其外鹿旁九厘五毫釐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祖冲之以圓率考之此斛當徑一

尺四寸三分六釐一毫九抄二忽鹿旁一分九毫有奇劉歆鹿旁少一釐四毫有奇歆數術不精之所致也

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徽註九章商功曰當今大司農斛圓徑一尺三寸五分五厘深一尺積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之三王莽銅斛於今尺為深九寸五分五厘徑一尺三寸六分八厘七毫以徽術計之於今斛為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此魏斛大而尺長王莽斛小而尺短也

梁陳依古齊以古升五升為一斗後周武帝保定元年辛巳五月晉國造倉獲古玉斗暨五年乙酉冬十月詔改制銅律度量致中和累黍積侖同茲玉量與衡度無差准為銅升用頒天下內徑七寸一分深二寸八分重七斤八兩天和二年丁亥正月癸酉朔十五日戊子校定移地官府為式此銅升之銘也其玉升銘曰維大周保定元年歲在重光月旅蕤賓晉國之有司修



總倉廩獲古玉升形制典正若古之嘉量太師晉國公以聞勅  
納於天府暨五年歲在叶洽皇帝乃詔稽準繩攷灰律不失圭  
撮不差累黍遂鎔金寫之用頒天下以合大平權衡度量今若  
以數計之玉升積玉尺一百一十寸八分有奇斛積一千一百  
八十五分七厘三毫九抄又甄鸞算術云玉升一升得官斗一  
升三合四勺此玉升大而官斗小也以數計之甄鸞所據後周  
官斗積玉尺九十七寸有奇斛積九百七十七寸有奇後周玉  
斗并副金錯銅斗及建德六年金錯題銅斗實銅以秬黍定量  
以玉秤權之一升之實皆重六斤十三兩開皇以古斗三升爲  
一升大業初依復古斗

衡權

衡者平也權者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  
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璇璣

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權者銖兩斤鈞石也以秤物平  
施知輕重也古者黍累錘錙銖鈞鈔鑑之目歷代差變其詳未  
聞前志曰權本起於黃鍾之重一籥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  
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五  
權謹矣其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大小之差以輕重爲宜  
圜而環之今之內好者周旋亡端終而復始亡窮已也權與物  
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衡  
平而鈞衡矣是爲五則備于鈞器以爲大範案趙書石勒十八  
年七月造建德殿得圓石狀如水碓其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  
律度量衡有辛氏造續咸議是王莽時物後魏景明中并州人  
王顯達獻古銅權一枚上銘八十一字其銘曰律權石重四鈞  
又云黃帝初祖德市于虞虞帝始祖德市于辛歲在大梁龍集  
戊辰其定天命有人據土德受正號即真改正建丑長壽隆崇



同律度量衡稽當前人龍在巳巳歲次實沈初班天下萬國永  
遵子子孫孫享傳億年此亦王莽所制也其時大樂令公孫崇  
依漢志先修秤尺及見此權以新秤秤之重一百二十斤新秤  
與權合若符契於是符崇調樂孝文時一依漢志作斗尺  
梁陳依古秤齊以古秤一斤八兩為一斤周玉秤四兩當古秤  
四兩

隋開皇以古秤三斤為一斤大業中依復古秤

唐太宗貞觀時叶律郎張文收既定樂復鑄銅律三百六十銅  
斛二銅秤二銅甌十四秤尺一斛左右耳與醫皆方積十而登  
以至於斛與古玉尺玉斗同皆藏於大樂署武后時太常卿武  
延秀以為奇玩乃獻之及將考中宗廟樂有司奏請出之而秤  
尺已亡其跡猶存以常用度量校之尺當六之五量衡皆當三  
之一

程氏演繁露曰通典叙六朝賦稅而論其總曰其度量  
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  
尺註云當今謂即時蓋當佑之時也唐時一尺比六朝制  
一尺二寸也又曰開元九年勅度以十寸為尺尺二寸為  
大尺量以十升為斗斗三升為大斗此謂十寸而尺十升  
而斗者皆秬黍為定也鐘律冠冕湯藥皆用之此外官私  
悉用大者則黍尺一尺外更增三寸黍量一斗更增三升  
也唐志租絹長四丈二尺

宋朝平定四方凡新邦悉頒度量於其境其偽俗尺度斗斛不  
中法度者皆去之

太宗淳化三年三月詔曰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  
建國經而立民極也國家萬邦咸入九賦是均故出納於有司  
繫權衡之定如聞秬黍之制或差毫釐錘鈞為姦害及黎庶宜



令詳定秤法著為通規事下有司監內藏庫崇儀使劉蒙正劉承珪言大府寺舊銅式自一錢至十斤凡五十一輕重無準外府歲受黃金必自毫釐計之式自錢始則傷於重遂尋究本末別製法物至景德中承珪重加參定而權衡之制益為精備其法蓋取漢制子穀秬黍為則廣十黍以為寸從其大樂之尺黍相謂以秬黍中者為分寸輕重之制就成二術黍而未釐參因度而求釐寸為分寸之總名謂因樂尺之原起於黍而成於寸析忽釐一絲十絲為毫自積黍而取參從積黍而取參則十黍為十毫為厘十厘為分以釐參造一錢半及一兩等二秤各懸三毫以星準之等一錢半者以取一秤之法其衡合樂尺一尺二寸重一錢

錘重六分盤重五分初毫星準半錢至稍總一錢半析成十五

分分列十厘第一毫下等半錢當十五厘若十五斤秤等五斤也中毫至稍一錢析成十

分分列十厘末毫至稍半錢析成五分分列十厘等一兩者亦

為一秤之則其衡合樂尺一尺四寸重一錢半錘重六錢盤重

四錢初毫至稍布二十四銖下別出一星星等五索每銖之下

等五索則四十八星等二百中毫至稍五錢布十二銖銖列五

星星等二索布十二銖為五錢之數則一銖等末毫至稍六銖

銖列十星星等一索每星等一索都等以御書真草行三體淳

化錢較定實重兩銖四索為一錢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

為一秤之則其法初以積黍為準然後以分而推忽為定數之

端故自忽絲毫厘黍銖各定一錢之則謂皆定一錢之則忽萬

為分以一萬忽為一分則以十萬忽定為一錢之則絲則千

為一分忽者吐絲為忽分者始微而著言可分別也毫則百

毫則十則毫者毛也自忽絲三毫者皆斷驥釐則一

釐則十釐者牛尾毛也曳赤金成絲以為之也轉以十

倍倍之則為一錢轉以十倍倍之謂自一萬忽黍以二千四百

枚為一兩一釐容千二百黍為一兩之則者兩兩為兩者也索以二百

唐五真



四十謂以二百四十黍銖比二十四轉相因成十黍為銖則以  
定為一兩之則也銖者蓋言銖異也遂成其秤秤合黍數則一錢半者計三百六  
十黍之重列為五分則每分計二十四黍又每分析為二十厘  
則每厘計二黍十分黍之四以十厘分二十四黍則每厘先得  
黍十分黍之四者也每四毫一絲六忽有差為一黍則厘  
三之數極矣一兩者合二十四銖為二千四百黍之重每百黍  
為銖十銖為黍二銖四黍為錢二黍四黍為分一黍二黍重五  
釐六黍重二厘五毫三黍重一釐二毫五絲則黍黍之數成矣  
其則用銅而鑲定以識其輕重新法既成詔以新式留禁中取  
太府寺舊秤四十舊式六十以新式校之乃見舊式所謂一斤  
而輕者有十謂五斤而重者有一式既若是權衡可知矣又比  
用大秤如百斤者皆懸鈎於架鑲於衡鑲或偃仆手或抑按則  
輕重之際殊為懸絕至是更鑄新式悉由黍黍而齊其斤石不

可得增損也又令每日用大秤必顯以絲繩既置其物則却立  
以視不可得而抑按復鑄銅式以御書淳化三體錢二千四百  
暨新式三十有二銅牌二十授於太府又置新式於內府外府  
頒于四方大都凡十有一副先是守藏吏受天下歲輸金幣而  
太府權衡舊式失準得因之為茲故諸道主者坐逋負而破產  
者甚眾又守藏吏代校計爭訟動必數載至是新制既定茲弊  
無所措中外以為便度量權衡皆太府掌造以給內外官司及  
年印而識之其印有方印八角印笏度量衡舊太府寺掌之熙  
頭印之別所以明制度而防偽濫也寧四年詔歸文思院紹聖四年立增損衡量及私造賣之禁令  
傳運司置局鬻賣

大觀四年詔以所定樂指尺頒之天下其長短闊狹之數以今  
尺計定  
政和元年詔諸路轉運司以所頒樂尺製給諸州州製以給屬



縣自今年七月為始毀棄舊尺

二年臣僚上言請以大晟樂尺帝指為數製量權衡式頒之天下仍釐正舊法又言新尺既頒諸條內尺寸宜以新尺紐定謂

帛長四十二尺闊二尺五分為匹以新尺計四十三尺七分五

分闊二尺一寸三分五厘之五為匹即是四十四分一厘三分

厘之二為一尺如天武笏杖五尺八寸以

新尺計六尺四分一厘三分厘之二之類

仍令民間舊有斗升秤尺限半年首納出限許人告斷罪給賞



